

修訂日期: 2004/11/19 發行日期: 2006/2/1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 3, No. 189

原始資料: 蕭鎮國大德提供, 維習安大德提供之高麗藏 CD 經文, 北美某大德提供

No. 189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一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諸比丘。住於竹林。是諸比丘。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歸所住。食竟澡漱。各攝衣鉢。集在講堂。悉欲共說過去因緣。爾時世尊。以淨天耳超於世間。聞諸比丘語論之聲。即從座起。到講堂上。於眾中坐。問諸比丘。汝等共集。欲說何法。時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食竟澡漱已訖。故共集此各欲聞說過去因緣。是時世尊。語諸比丘。汝等樂聞過去因緣者。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為汝說。比丘白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言比丘。過去無數阿僧祇劫。爾時有一仙人。名曰善慧。淨修梵行。求一切種智。為欲成就此大智故。樂處生死。周遍五道。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量。譬盡天下草木。斬以為籌。數其故身。不能窮盡。夫極天地之始終。謂之一劫。而其經天地成壞者。不可稱載也。所以感傷群生耽惑愛欲沈流苦海。起慈悲心。欲拔濟之。又作此念。今諸眾生。沒於生死。不能自出。皆由貪欲瞋恚愚癡。樂著色聲香味觸法故。我當決定斷其此病。雖生諸趣。不忘斯念。於諸眾生。怨親平等。以布施攝貧窮。持戒攝毀禁。忍辱攝瞋恚。精進攝懈怠。禪定攝亂意。智慧攝愚癡。如是長夜。增益眾生。普為一切。而作歸依。於諸如來。恭敬供養。樂欲聽法。亦為他說。常以四事。奉給眾僧。於佛法眾。尊重守護。如是諸行。不可稱數。爾時有王。名曰燈照。城名提播婆底。其國人民。壽八萬歲。安隱豐樂。極為熾盛。所欲自在。猶如諸天。時彼國王。正法治世。不枉人民。無有殺戮楚撻之苦。視諸人民。有如一子。時燈照王。始生太子。端嚴無比。威德具足。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初生之日。四方皆明。日月珠火。不復為用。王見太子有如此瑞。即召諸臣。共集議言。太子初生。有此奇特。當為太子。作何等名。諸臣答言。應名太子以為普光。又召相師而占相之。相師答言。今觀太子。若在家者。為轉輪王。統四天下。若出家者。為天人尊。成薩婆若。王及夫人後宮嫫女。聞相師言。於此太子。深生愛念。亦為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時太子。在於後宮。為夫人嫫女。說種種法。太子年至二萬九千歲。捨轉輪王位。啟其父母。求欲出家。既不聽已。乃至三請。猶尚不許。太子慈悲。志存拯濟。忍其小違。以成大順。即便往詣山林樹下。剷除鬚髮。被著法服。勤修苦行。滿六千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

諸天人。及八部眾。轉於法輪。此輪微妙。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所不能轉。以三乘法。教化眾生。所可利益。不可稱數。爾時父王。及其夫人。後宮嫔女。聞太子普光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歡喜。踊躍無量。爾時群臣國內人民。婆羅門等。聞太子道成。心各念言。太子普光。捨轉輪王位。剷除鬚髮。被著法服。出家修道。得成正覺。我等今者。亦當出家。作此念已。悉皆往詣普光佛所。爾時普光如來。即觀其心。隨其因緣。而為說法。大臣婆羅門等。有四千人。成阿羅漢。國中人民。及餘四方諸來會眾。有八萬人。亦得無著法忍。爾時普光如來。與八萬四千諸阿羅漢。往詣國界。遊行教化。父王聞已。心大歡喜。即勅國中。平治道路。香水灑地。懸諸繒綵寶幢幡蓋。散眾名華。如是莊嚴。滿十二踰闍那。又復擊鼓唱令國內。諸有華者。不得私賣。悉輸與王。并勅人民。不得先我供養於佛。即遣大臣。并作伎樂。燒香散華。而往請彼普光如來。爾時善慧仙人。在於山中。得五奇特夢。一者夢臥大海。二者夢枕須彌。三者夢海中一切眾生。入其身內。四者夢手執日。五者夢手執月。得此夢已。即大驚悟。心自念言。我今此夢。非為小緣。當以問誰。宜入城內。問諸智者。作是念已。披鹿皮衣。手執水瓶及杖繖蓋。行入城邑。路過外道所止住處。有五百人。而為上首。善慧念言。我今當以所夢問之。并得觀其所修之業。即共諸人。講論道義。破其異見。時五百人。即便受屈。求為弟子。於善慧所深生恭敬。各以銀錢一枚而以上之。復有五百外道。既見善慧辯才聰明。亦生隨喜。時諸外道。自共議言。今普光如來。出興于世。善慧仙人。聞斯語已。舉體毛豎。心大歡喜。踊躍無量。便與外道。分別而去。外道問言。師何所趣。答言。我今當往普光佛所。欲施供養。外道白言。師若去者。願樂隨從。善慧答曰。我今有緣。宜應先行。爾時善慧。齎五百銀錢。隨路而去。諸外道眾。悲戀懊惱。辭別而歸。善慧至前。見王家人。平治道路。香水灑地。列幢幡蓋。種種莊嚴。即便問言。何因緣故。而作是事。王人答言。世有佛興。名曰普光。今燈照王。請來入城。所以忽忽莊嚴道路。善慧即復問彼路人。汝知何處有諸名花。答言道士。燈照大王。擊鼓唱令國內。名花皆不得賣。悉以輸王。善慧聞已。心大懊惱。意猶不息。苦訪花所。俄爾即遇王家青衣。密持七莖青蓮花過。畏王制令。藏著瓶中。善慧至誠。感其蓮花踊出瓶外。善慧遙見。即追呼曰。大姊且止。此花賣不。青衣聞已。心大驚愕。而自念言。藏花甚密。此何男子。乃見我花。求索買耶。顧看其瓶。果見花出。生奇特想。答言。男子。此青蓮花當送宮內。欲以上佛。不可得也。善慧又言。請以五百銀錢。雇五莖耳。青衣意疑。復自念言。此花所直不過數錢。而今男子。乃以銀錢五百。求買五莖。即問之言。欲持此花用作何等。善慧答言。今有如來。出興於世。燈照大王。請來入城。故須此花。欲以供養。大姊當知。諸佛如來。難可值遇。如優曇鉢花時乃一現。青衣又問。供養如來。為求何等。善慧答曰。為欲成就一切種智。度脫無量苦眾生故。爾時青衣。得聞此語。心自念言。今此男子。顏容端正。披鹿皮衣。纔蔽形體。乃爾至誠。不惜錢寶。即語之

曰。我今當以此花相與。願我生生。常為君妻。善慧答言。我修梵行。求無為道。不得相許生死之緣。青衣即言。若當不從我此願者。花不可得。善慧又曰。汝若決定不與我花。當從汝願。我好布施。不逆人意。若使有來從我乞求頭目髓腦。及與妻子。汝莫生閔壞吾施心。青衣答言。善哉善哉。敬從來命。今我女弱不能得前。請寄二花以獻於佛。使我生生不失此願。好醜不離。必置心中。令佛知之。

爾時燈照王。與其諸子。及眾官屬。婆羅門等。持好香花種種供具。而出奉迎普光如來。舉國人民。亦皆隨從。是時善慧五百弟子。共相謂言。今日國王及諸臣民。悉皆往詣普光佛所。大師今者亦當已去。我等宜應往彼禮敬。作此言已。即共俱行。在道未遠。逢見善慧。師徒相遇。喜悅無量。即共同詣普光佛所。見燈照王。已到佛前。最得在初供養禮拜。如是次第。至諸大臣。亦各禮敬。并散名花。花悉墮地。于時善慧。與五百弟子。見諸人眾供養畢已。諦觀如來相好之容。又欲濟拔諸苦眾生。亦欲滿足一切種智故。即散五莖。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莖。亦止空中。夾佛兩邊。爾時國王。及其眷屬。一切臣民。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見此奇特。歎未曾有。於是普光如來。以無礙智。讚善慧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以是行。過無量阿僧祇劫。當得成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當於善慧受記之時。無量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散眾妙花。滿虛空中。而發誓言。善慧將來成佛道時。我等皆願為其眷屬。是時普光如來。即記之曰。汝等皆當得生其國。爾時如來。既授記已。猶見善慧。作仙人髻。披鹿皮衣。如來欲令捨此服儀。即便化地。以為淤泥。善慧見佛應從此行而地濁濕。心自念言。云何乃令千輻輪足蹈此而過。即脫皮衣。以用布地。不足掩泥。仍又解髮。亦以覆之。如來即便踐之而度。因記之曰。汝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天人。不以為難。必如我也。于時善慧。聞斯記已。歡欣踊躍。喜不自勝。即時便解一切法空。得無生忍。身昇虛空。去地七多羅樹。以偈讚佛。

今見世間導	令我開慧眼
為說清淨法	去離一切著
今遇天人尊	令我得無生
願將來獲果	亦如兩足尊

是時善慧。說此讚已。從空中下。到於佛前。五體投地。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哀愍我故。聽我出家。爾時普光如來。答言善哉。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

爾時有二貧窮老人。各與親屬一百人俱。覩佛相好。威德嚴顯。自傷貧乏無以供養。是時如來。愍其心至。即化前地。生諸草穢。令二貧人。見地不淨。發歡喜心。而便灑掃。普光如來。而記之曰。汝過無量阿僧祇劫。釋迦牟尼佛。出興於世。汝等

爾時當作第一聲聞弟子。爾時普光如來。記貧人已。與八萬四千比丘。及燈照王。并婆羅門。諸臣民等。前後圍繞。入提播婆底城。時燈照王。與其眷屬。以四事供養普光如來并及八萬四千比丘。經四萬歲王即捨位。以付其子。與其眷屬。及夫人眷屬。各八萬四千人。同於佛法。出家修道。得陀羅尼諸法三昧。善慧比丘。亦隨普光如來。受王供養。滿四萬歲。於諸法中。得深三昧。教化眾生。不可稱數。爾時善慧比丘。白普光如來言。世尊。我於昔日。在深山中。得五奇特夢。一者夢臥大海。二者夢枕須彌。三者夢海中一切眾生。入我身內。四者夢手執日。五者夢手執月。唯願世尊。為我解說此夢之相。爾時普光如來。答言善哉。汝若欲知此夢義者。當為汝說。夢臥大海者。汝身即時在於生死大海之中。夢枕須彌者。出於生死得般涅槃相。夢大海中一切眾生入身內者。當於生死大海。為諸眾生。作歸依處。夢手執日者。智慧光明。普照法界。夢手執月者以方便智。入於生死。以清涼法。化導眾生。令離惱熱。此夢因緣。是汝將來成佛之相。善慧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禮佛而退。爾時普光如來。復經少時。入般涅槃。善慧比丘。護持正法。滿二萬歲。以三乘法。教化眾生。所利益者。不可稱計。爾時善慧比丘。於彼命終。即便上生。為四天王。以三乘法。化諸天眾。盡彼天壽。下生人間。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具足。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臣寶。千子具足。皆悉勇健。能伏怨敵。以正法治。無諸憂惱。常以十善。化諸人民。於此壽終。生忉利天。為彼天主。壽終下生。為轉輪聖王。終其壽命。乃至生於第七梵天。上為天王。下為聖主。各三十六反。其間或為仙人。或為外道六師。或為婆羅門。或為小王。如是變現。不可稱數。

爾時善慧菩薩。功行滿足。位登十地。在一生補處。近一切種智。生兜率天。名聖善白。為諸天主。說於一生補處之行。亦於十方國土。現種種身。為諸眾生。隨應說法。期運將至。當下作佛。即觀五事。一者觀諸眾生熟與未熟。二者觀時至與未至。三者觀諸國土何國處中。四者觀諸種族何族貴盛。五者觀過去因緣誰最真正應為父母。觀五事已。即自思惟。今諸眾生。皆是我初發心以來所成熟者。堪能受於清淨妙法。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此閻浮提迦毘羅旃兜國。最為處中。諸族種姓釋迦第一甘蔗苗裔聖王之後。觀白淨王過去因緣。夫妻真正。堪為父母。又觀摩耶夫人。壽命脩短。懷抱太子。滿足十月。太子便生。生七日已。其母命終。既作此觀。又自思惟。我今若便即下生者。不能廣利諸天人眾。仍於天宮。現五種相。令諸天子。皆悉覺知菩薩期運應下作佛。一者菩薩眼現瞬動。二者頭上花萎。三者衣受塵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樂本座。時諸天眾。忽見菩薩有此異相。心大驚怖。身諸毛孔。血流如雨。自相謂言。菩薩不久。捨於我等。爾時菩薩。又現五瑞。一者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二者大地十八相動。須彌海水。諸天宮殿。皆悉震搖。三者諸魔宮宅。隱蔽不現。四者日月星辰。無復光明。五者天龍八部。身皆震動。不能自禁。是時兜率諸

天。見菩薩身。已有五相。又復覩外五希有事。皆悉聚集。到菩薩所。頭面禮足。白言。尊者。我等今日。見此諸相。舉身震動。不能自安。唯願為我釋此因緣。菩薩即便答諸天言。善男子當知。諸行皆悉無常。我今不久。捨此天宮。生閻浮提于時諸天。聞此語已。悲號涕泣。心大憂惱。舉身血現。如波羅奢花。或有不復樂於本座。或有棄其莊嚴之具。或有宛轉迷悶於地。或有深歎無常苦者。爾時有一天子即說偈言。

菩薩在於此	開我等法眼
今者遠我去	如盲離導師
又如欲渡水	忽然失橋船
亦似嬰孩兒	喪亡其慈母
我等亦如是	失所歸依處
方漂生死流	了無有出緣
我等於長夜	為癡箭所射
既失大醫王	誰當救我者
滯臥無明床	長沒愛欲海
永絕尊者訓	未見超出期

爾時菩薩。見諸天子悲泣懊惱。又復聞說戀慕之偈。即以慈音而告之曰。善男子。凡人受生無不死者。恩愛合會。必有別離。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阿鼻地獄。其中一切諸眾生等。無有不為無常大火之所煎炙。是故汝等。不應於我獨生戀慕。我今與汝。皆悉未離生死熾火。乃至一切貧富貴賤。皆不免脫。於是菩薩。即說偈言。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爾時菩薩。語天子言。此偈乃是過去諸佛之所共說。諸行性相法皆如是。汝等今者勿生憂惱。我於生死無量劫來。今者唯有此一生在。不久當得離於諸行。汝等當知。今是度脫眾生之時。我應下生閻浮提中。迦毘羅旃兜國。甘蔗苗裔。釋姓種族。白淨王家。我生於彼。遠離父母。棄捨妻子及轉輪王位。出家學道。勤修苦行。降伏魔怨。成一切種智。轉於法輪。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所不能轉。亦依過去諸佛所行法式。廣利一切諸天人眾。建大法幢。傾倒魔幢。竭煩惱海。淨八正路。以諸法印。印眾生心。設大法會。請諸天人。汝等爾時亦當皆同在於此會。飡受法食。以是因緣。不應憂惱。爾時菩薩。以偈頌曰。

我於此不久	當下閻浮提
迦毘羅旃兜	白淨王宮生
辭父母親屬	捨轉輪王位
出家行學道	成一切種智
建立正法幢	能竭煩惱海

閉塞惡趣門 淨開八正道
廣利諸天人 其數不可計
以是因緣故 不應生憂惱

爾時菩薩。舉身毛孔。皆放光明。諸天子等。聞菩薩言。又復見身出大光明。歡喜踊躍。離諸憂苦。各心念言。菩薩不久。當成正覺。爾時菩薩。觀降胎時至。即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無量諸天。作諸伎樂。燒眾名香。散天妙花。隨從菩薩。滿虛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于時摩耶夫人。於眠寤之際。見菩薩乘六牙白象騰虛而來。從右脇入。影現於外如處琉璃。夫人體安快樂。如服甘露。顧見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歡喜。踊躍無量。見此相已。豁然而覺。生希有心。即便往至白淨王所。而白王言。我於向者。眠寤之際。其狀如夢。見諸瑞相。極為奇特。王即答言。我向亦見有大光明。又復覺汝顏貌異常。汝可為說所見瑞相。夫人即便具說上事。以偈頌曰。

見有乘白象 皎淨如日月
釋梵諸天眾 皆悉執寶幢
燒香散天花 并作眾伎樂
充滿虛空中 圍繞而來下
來入我右脇 猶如處琉璃
今以現大王 此為何瑞相

爾時白淨王。見摩耶夫人諸瑞相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便遣請善相婆羅門。以妙香花種種飲食。而供養之。供養畢已。示夫人右脇并說瑞相。白婆羅門言。願為占之。有何等異。時婆羅門。即占之曰。大王夫人所懷太子。諸善妙相。不可具說。今當為王略言之耳。大王當知。今此夫人胎中之子。必能光顯釋迦種族。降胎之時。放大光明。諸天釋梵。執侍圍繞。此想必是正覺之瑞。若不出家。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千子具足。時王聞此婆羅門言。深自慶幸。踊躍無量。即以金銀雜寶象馬車乘。及以村邑。而用供給此婆羅門。時摩耶夫人。以其姪女。并及珍寶。亦以奉施。自從菩薩處胎以來。摩耶夫人。日更修行六波羅蜜。天獻飲食。自然而至。不復樂於人間之味。三千大千世界。常皆大明。其界中間幽冥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亦皆朗然。其中眾生各得相見。共相謂言。此中云何忽生眾生。菩薩降胎之時。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動。清涼香風起於四方。諸抱疾者皆悉除愈。貪欲瞋癡亦皆休息。

爾時兜率天宮。有一天子。作是念言。菩薩已生白淨王宮。我亦當復下生人間。菩薩成佛。我得在先為其眷屬。供養聽法。作此念已。即便下生王舍城中。明月種姓。旃陀羅。及多王家。復有天子。生舍衛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偷羅厥叉國王家。復有天子。生犢子國王家。復有天子。生跋羅國王家。復有天子。生盧羅國王家。復有

天子。生德叉尸羅國王家。復有天子。生拘羅婆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婆羅門家。復有天子。生長者居士毘舍首陀羅家。復有五百天子。生釋種姓家。有如是等諸天子眾。其數凡有九十九億。下生人間。又從他化自在天。乃至四天王所下生者。不可稱計。復有色界天王。與其眷屬亦皆下生。而作仙人。菩薩在胎。行住坐臥。無所妨礙。又不令母有諸苦患。菩薩晨朝於母胎中。為色界諸天。說種種法。至日中時。為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於日晡時。又復為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成熟利益無量眾生。菩薩在胎。夫人採女。有來禮拜而供養者。或復有來作是願言。當令得成轉輪聖王。菩薩聞已。心不喜樂。或復有來作是願言。當令得成一切種智。菩薩聞已。心大歡喜。菩薩處胎。垂滿十月。身諸支節及以相好。皆悉具足。亦使其母諸根寂定。樂處園林。不喜憤鬧。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夫人懷妊。日月將滿。而不見其有生產相。作此念時。會遇夫人遣信白王。我今欲出園林遊觀。時王聞此益懷歡喜。即勅於外。令淨掃灑藍毘尼園。更使栽植諸妙花果。流泉浴池。悉令清潔。欄楯階陛。皆以七寶而為莊嚴。翡翠鴛鴦。鸞鳳凰鷲。異類眾鳥。鳴集其中。懸繒幡蓋。散花燒香。作諸伎樂。猶如帝釋歡喜之園。又勅中間所經行處。皆令嚴淨。種種莊嚴。又勅嚴辦十萬七寶車輦。一一車輦。雕玩殊絕。又復勅外。嚴辦四軍。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又復選取後宮採女。容顏端正。不老不少。氣性調和。聰慧明了。其數凡有八萬四千。以用給侍摩耶夫人。又復擇取八萬四千端正童女。著妙瓔珞嚴身之具。齎持香花。先往往彼藍毘尼園。王又勅諸群臣百官。夫人去者。皆悉侍從。於是夫人。即昇寶輿。與諸官屬并及採女。前後導從。往藍毘尼園。爾時復有天龍八部。亦皆隨從。充滿虛空。爾時夫人。既入園已。諸根寂靜。十月滿足。於二月八日日初出時。夫人見彼園中。有一大樹。名曰無憂。花色香鮮。枝葉分布。極為茂盛。即舉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出。于時樹下。亦生七寶七莖蓮花。大如車輪。菩薩即便墮蓮花上。無扶侍者。自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說是言已。時四天王。即以天繒接太子身。置寶机上。釋提桓因手執寶蓋。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難陀龍王。優波難陀龍王。於虛空中。吐清淨水。一溫一涼。灌太子身。身黃金色有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天龍八部亦於空中作天伎樂。歌唄讚頌。燒眾名香。散諸妙花。又雨天衣及以瓔珞。繽紛亂墜不可稱數。

爾時摩耶夫人生太子已。身安快樂。無有苦患。歡喜踊躍。止於樹下。前後自然忽生四井。其水香潔具八功德。爾時摩耶夫人。與其眷屬。隨所欲須。自恣洗漱。復有諸夜叉王。皆悉圍繞。守護太子及摩耶夫人。當爾之時。閻浮提人。乃至阿迦膩吒天。雖離喜樂。皆亦於此歡喜讚歎。一切種智。今出於世。無量眾生。皆得利益。唯願速成正覺之道。轉於法輪。廣度眾生。唯有魔王。獨懷愁惱。不安本座。當爾之時。所感瑞應。三十有四。一者十方世界。皆悉大明。二者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動丘

墟平坦。三者一切枯木悉更敷榮。國界自然生奇特樹。四者園苑生異甘果。五者陸地生寶蓮花大如車輪。六者地中伏藏。悉自發出。七者諸藏珍寶放大光明。八者諸天妙服自然來降。九者眾川萬流恬靜澄清。十者風止雲除。空中明淨。十一者香風芬芳從四方來。細雨潤澤。以[僉*爰]飛塵。十二者國中疾病皆悉除愈。十三者國內宮舍無不明曜。燈燭之光不復為用。十四者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十五者毘舍佉星。下現人間。待太子生。十六者諸梵天王。執素寶蓋。列覆宮上。十七者八方諸仙人師。奉寶來獻。十八者天百味食自然在前。十九者無數寶瓶盛諸甘露。二十者諸天妙車載寶而至。二十一者無數白象子首戴蓮花。列住殿前。二十二者天紺馬寶自然而來。二十三五百白師子王。從雪山出。息其惡情。心懷歡喜。羅住城門。二十四者諸天伎女。於虛空中。作妙音樂。二十五者諸天玉女執孔雀拂。現宮牆上。二十六者諸天玉女。各持金瓶。盛滿香汁。列住空中。二十七者諸天歌頌。讚太子德。二十八者地獄休息。毒痛不行。二十九者毒蟲隱伏。惡鳥善心。三十者諸惡律儀一時慈悲。三十一者國內孕婦。產者悉男。其有百病自然除愈。三十二者一切樹神。化作人形。悉來禮侍。三十三者諸餘國王。各齎名寶同來臣伏。三十四者一切人天。無非時語。爾時諸姪女眾。見此瑞相。極大歡喜。自相謂言。太子今生。有如此等嘉祥之事。唯願長壽。無諸疾苦。勿令我等生大憂惱。作此言已。以天細[疊*毛]。裹抱太子。至夫人所。時四天王。在虛空中。恭敬隨從。釋提桓因執蓋來覆。有二十八大神王。在園四角。守衛奉護。爾時有一青衣。聰慧明了。從藍毘尼園。還入宮中。到白淨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威德。轉更增進。摩耶夫人已生太子。顏貌端正。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墮蓮花上。自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有如是等諸奇特事。非可具說。時白淨王聞彼青衣說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脫身瓔珞而以賜之。

爾時白淨王即嚴四兵眷屬圍繞。并與一億釋迦種姓。前後導從。入藍毘尼園。見彼園中天龍八部皆悉充滿。到夫人所見太子身。相好殊異。歡喜踊躍。猶如江海諸大波浪。慮其短壽入懷悚惕。譬如須彌山王。難可動搖。大地動時。此山乃動。彼白淨王素性恬靜。常無歡感。今見太子。一喜一懼。亦復如是。摩耶夫人。為性調和。既生太子。見諸奇瑞。倍增柔軟。爾時白淨王。叉手合掌。禮諸天神。前抱太子。置於七寶象輿之上。與諸群臣後宮姪女虛空諸天。作諸伎樂。隨從入城。時白淨王及諸釋子。未識三寶。即將太子。往詣天寺。太子既入。梵天形像。皆從座起。禮太子足而語王言。大王當知。今此太子天人中尊。虛空天神。皆悉禮敬。大王。豈不見如此耶。云何而今來此禮我。時白淨王及諸釋子。群臣內外。聞見是已。歎未曾有。即將太子出於天寺。還入後宮。當爾之時。諸釋種姓。亦同一日。生五百男。時王廡中。象生白子。馬生白駒。牛羊亦生五色羔犢。如是等類。數各五百。王家青衣。亦生五百蒼頭。爾時宮中。五百伏藏。自然發出。一一伏藏。有七寶藏。而圍繞之。又有諸大

國商人。從海採寶。還迦毘羅旃兜國。彼諸商人。各齎奇寶。而來獻王。時白淨王。問諸商人。汝等入海。採諸珍寶。悉皆吉利。無苦惱不。及諸伴侶。無遺落耶。彼諸商人。答言大王。所經道路。極自安隱。王聞此言。甚大歡喜。即遣請諸婆羅門等。婆羅門眾。皆悉集已。設諸供養。或與象馬及以七寶。田宅僮僕。供養畢已。抱太子出。即便白諸婆羅門言。當為太子。作何等名。諸婆羅門。即共論議。而答王言。太子生時。一切寶藏皆悉發出。所有諸瑞莫非吉祥。以此義故。當名太子為薩婆悉達。說此語時。虛空天神。即擊天鼓。燒香散花。唱言善哉。諸天人民。即便稱曰。薩婆悉達。爾時八王。亦於是日。與白淨王。同生太子。彼諸國王。各懷歡喜。我今生子。有諸奇異。而不知是薩婆悉達之瑞相也。皆集婆羅門。各為太子。制好名字。王舍城太子名曰頻毘娑羅。舍衛國太子名婆斯匿。偷羅拘吒國太子名拘臍婆。犢子國太子名優陀延。跋羅國太子名鬱陀羅延。盧羅國太子名曰疾光。德叉尸羅國太子名弗迦羅娑羅。拘羅婆國太子名拘羅婆。爾時白淨王普勅群臣。令訪聰明多聞。智慧善知占相。為諸世人所知識者。群臣聞已。四方推覓。時王即便於後園中。起一大殿。窓牖欄楯。七寶莊飾。爾時群臣。得五百婆羅門聰明知相見諸奇瑞。欲來詣王。會王遣信疾速而至。諸臣白王。知相婆羅門。今者已到。王聞歡喜。即勅令前請入殿坐。設諸供養。彼婆羅門即白王言。我聞大王。新生太子。有諸相好奇特之瑞。願令我等悉得見之。時王即勅抱太子出。諸婆羅門。既見太子相好威嚴。歎未曾有。王即問言。今占太子。其相云何。婆羅門言。一切眾生皆欲子好。大王。今者所生太子。是大珍異勿生憂怖。即又白言。所生太子。大王。雖言是王之子。乃是世間人天之眼。王復問言。云何得知。婆羅門言。我觀太子。身色光焰。猶如真金有諸相好。極為明淨。若當出家。成一切種智。若在家者。為轉輪聖王領四天下。譬如江河海為第一。眾山之中須彌最勝。凡諸光暉日為無上。一切清涼唯有明月。天人世間太子為尊。王聞此語。心大歡喜。離諸怵惕。彼婆羅門又白王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具足五通。在於香山。彼能為王斷諸疑惑。諸婆羅門說此語已。辭別而去。

爾時白淨王心自思惟。阿私陀仙人。居在香山。途逕嶮絕。非人所到。當以何方請來至此。王可作此心念之時。阿私陀仙人。遙知王意。又復先見諸奇瑞相。深解菩薩為破生死故現受生。以神通力。騰虛而來。到王宮門。時守門者入白王言。阿私陀仙人。乘虛空來。今在門外。王聞歡喜。即勅令前。王至門上自奉迎之。既見仙人。恭敬禮拜。而即問言。尊者既來。住門不進。為守門者不聽前耶。仙人答言。無見止者。既來相詣。宜須先白。王便隨從。入於後宮。敬請令坐。而問訊言。尊者。四大常安和不。仙人答言。蒙大王恩。幸得安樂。時白淨王白仙人言。尊者。今日能來下降。我等種族。方大熾盛。從今已去。日就吉祥。為是經過故來此耶。仙人答言。我在香山。見大光明諸奇特相。又知大王心之所念。以是因緣故來到此。我以神力。乘虛而來。聞上諸天說。王太子必當得成一切種智。度脫天人。又王太子。從右脇生。

墮於七寶蓮花之上而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又復諸天圍繞恭敬。聞有如此大奇特事。快哉大王。宜應欣慶。太子今者可得見不。即將仙人至太子所。王及夫人。抱太子出。欲禮仙人。時彼仙人。即止王曰。此是天人三界中尊。云何而令禮於我耶。時彼仙人。即起合掌。禮太子足。王及夫人白仙人言。唯願尊者為相太子。仙人言善。即便占相。具見相已。忽然悲泣。不能自勝。王及夫人見彼仙人悲泣流淚。舉身戰怖。生大憂惱。如大波浪動於小船。問仙人言。我子初生。具諸瑞相。有何不祥而悲泣耶。爾時仙人歔歔答言。大王。太子相好具足。無有不祥。王又問言。願更為我占視太子。有長壽相不。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不。我年既暮。欲以國土皆悉付之。當隱山林出家學道。所可志願。唯在於此。尊者為觀必定果耶。爾時仙人又答王言。大王。太子具三十二相。一者足下安平如奩底。二者足下千輻網輪相具足。三者手足相指長勝於餘人。四者手足柔軟勝餘身分。五者足跟廣具足滿好。六者足指合縵網勝於餘人。七者足趺高平好與跟相稱。八者伊泥延鹿蹏纖好如伊泥延鹿王。九者平住兩手摩膝。十者陰藏相如馬王象王。十一者身縱廣等如尼拘類樹。十二者一一孔一毛生青色柔軟右旋。十三者毛上向靡。青色柔軟右旋。十四者金色相其色微妙勝閻浮檀金。十五者身光面一丈。十六者皮薄細滑不受塵垢不停蚊蚋。十七者七處滿。兩足下兩手中兩肩上項中皆滿字相分明。十八者兩腋下滿如摩尼珠。十九者身如師子。二十者身廣端直。二十一者肩圓好。二十二者口四十齒。二十三齒白齊密而根深。二十四者四牙最白而大。二十五者方頰車如師子。二十六者味中得上味咽中二處津液流出。二十七者舌大軟薄能覆面至耳髮際。二十八者梵音深遠如迦陵頻伽聲。二十九者眼色如金精。三十者眼睫如牛王。三十一者眉間白毫相軟白如兜羅綿。三十二者頂髻肉成。具有如此相好之身。若在家者。年二十九。為轉輪聖王。若出家者。成一切種智。廣濟天人。然王太子。必當學道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久當轉清淨法輪。利益天人開世間眼。我今年壽。已百二十不久命終。生無想天。不覩佛興。不聞經法。故自悲耳。又問仙人。尊者向占言。有二種。一當作王。二成正覺。而今云何言。決定成一切種智。時仙人言。我相之法。若有眾生。具三十二相。或生非處。又不明顯。此人必為轉輪聖王。若三十二相。皆得其處。又復明顯。此人必成一切種智。我觀大王太子諸相。皆得其所。又極明顯。是以決定知成正覺。仙人為王說此語已。辭別而退。

爾時白淨王。既聞仙人決定之說。心懷愁惱。慮恐出家。即擇五百青衣賢明多智。為作孺母。養視太子。其中或有乳者。或有抱者。或有浴者。或有浣濯者。如是等比。供給太子。皆悉具足。又復別為起三時殿。溫涼寒暑。各自異處。其殿皆以七寶莊嚴。衣裳服飾。皆悉隨時。王恐太子棄家學道。使其城門開閉之聲聞四十里。又復擇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不肥不瘦。不長不短。不白不黑。才能巧妙。各兼數技。皆以名寶。瓔珞其身。百人一番。迭代宿衛。於其殿前。列樹甘果。枝葉蔚映。花實

繁茂。又有浴池。清淨澄潔。池邊香草。雜色蓮花。猗靡芬敷。不可稱計。異類之鳥。數百千種。光麗心目。趣悅太子。太子既生。始滿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太子自知。福德威重。無有女人堪受禮者。故因將終託之而生。爾時太子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如母無異。時白淨王。勅作七寶天冠及以瓔珞。而與太子。太子年漸長大。為辦象馬牛羊之車。凡是童子所玩好具。無不給與。爾時舉國人民。皆行仁惠。五穀豐熟。風雨以時。又無盜賊。快樂安隱。皆是太子福德力故。時王又以青衣所生是車匿等五百蒼頭。給侍太子。至年七歲。父王心念。太子已大。宜令學書。訪覓國中聰明婆羅門善諸書藝。請使令來以教太子。爾時有一婆羅門。名跋陀羅尼。與五百婆羅門。以為眷屬。來受王請。即白婆羅門言。欲屈尊者為太子師。此可爾不。婆羅門言。當隨所知。以授太子。時白淨王。更為太子起大學堂。七寶莊嚴。床榻學具。極令精麗。卜擇吉日。即以太子與婆羅門。而令教之。爾時婆羅門。以四十九書字之本。教令讀之。于時太子見此事已。問其師言。此何等書。閻浮提中。一切諸書。凡有幾種。師即默然不知所答。又復問言。此阿一字。有何等義。師又默然亦不能答。內懷慙愧。即從座起。禮太子足而讚歎言。太子初生行七步時。自言天人之中最尊最勝。此言不虛。唯願為說閻浮提書凡有幾種。太子答言。閻浮提中。或有梵書。或佉樓書。或蓮花書。有如是等六十四種。此阿字者。是梵音聲。又此字義。是不可壞。亦是無上正真道義。凡如此義。無量無邊。爾時婆羅門。深生慙愧。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太子是天人中第一之師。云何而欲令我教耶。爾時父王聞婆羅門言。倍生歡喜。歎未曾有。即厚供養彼婆羅門。隨意所之。凡諸技藝典籍議論。天文地理。算數射御太子皆悉自然知之。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一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二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太子至年十歲。諸釋種中。五百童子。皆亦同年。太子從弟提婆達多。次名難陀。次名孫陀羅難陀等。或有三十相三十一相者。或復雖有三十二相相不分明。各閑伎藝。有大筋力。時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既聞太子諸藝皆通。名徹十方。共相謂言。太子雖復聰明智慧。善解書論。至於力膂。詎勝我等。欲與太子較其勇健。爾時父王。又訪國中善知射者。而召之來。令教太子。即往後園。欲射鐵鼓。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亦悉隨從。時師即便授一小弓而與太子。太子含笑而問之言。以此與我。欲作何等。射師答言。欲令太子射此鐵鼓。太子又言。此弓力弱。更求如是七弓將來。師即授與。太子便執七弓。以射一箭。過七鐵鼓。時彼射師。往白王言。大王。太子自知射藝。以一箭力。射過七鼓。閻浮提中無能等者。云何令我為作師耶。爾時白淨王聞此語已。心大歡喜。而自念言。我子聰明。書論算數四遠悉知。而其射藝四方人民。未有知者。即勅太子及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又復擊鼓唱令國界。太子薩婆悉達。却後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藝。諸人民中有勇力者。可悉來此。到第七日。提婆達多與六萬眷屬。最先出城。于時有一大象。當城門住。此諸軍眾。皆不敢前。提婆達多問諸人言。何故住此而不前耶。諸人答言。有一大象。當門而立。舉眾畏之。故不敢前。提婆達多聞此言已。獨前象所。以手搏頭。即便躡地。於是軍眾次第得過。爾時難陀又與眷屬亦欲出城。其諸軍眾徐步漸前。難陀即問。何故行遲。諸人答言。提婆達多手搏一象。躡在城門。妨行者路。以是故遲。難陀即便前至象所。以足指挑象。擲著路傍。無數人眾。聚共看之。爾時太子與十萬眷屬。前後圍繞。始出城門。見於路傍人眾聚看即便問曰。此諸人輩。為何所看。從人答言。提婆達多手搏一象。躡在城門妨人行路。難陀次出。以足指挑擲著於此。是故行人悉聚看之。於是太子。即自念言。今者正是現力之時。太子便即以手執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穌。無所苦痛。時諸人民。歎未曾有。王聞此已。深生奇特。如是太子及提婆達多并與難陀。四遠人民。皆悉來集。在彼園中。爾時彼園。種種莊嚴。施列金鼓銀鼓鍤石之鼓銅鐵等鼓。各有七枚。爾時提婆達多。最先射之。徹三金鼓。次及難陀。亦徹三鼓。諸來人眾。悉皆雅歎。爾時群臣。白太子言。提婆達多及與難陀。皆已射訖。今者次第正在太子。唯願太子射此諸鼓。如是三請。太子曰善而語之言。若欲使我射諸鼓者。此弓力弱。更覓強者。諸臣答言。太子祖王有一良弓。今在王庫。太子語言。便可取來。弓既至已。太子即牽以放一箭。徹過諸鼓。然後入池。泉水流出。又亦穿過大鐵圍山。爾時提婆達多又與難陀。共相撲戲。二人力等。亦無勝者。太子又前。手執二弟。躡之於地。以慈力故不令傷痛。爾時四遠諸人民眾。既見太子有如此力。高聲唱言。白淨王太子。非但智慧勝一切人其力勇健亦無等者。莫不歎

伏。益生恭敬。

爾時白淨王。即會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智慧勇健。皆悉具足。今宜應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頂。又復勅下餘小國王。却後二月八日。灌太子頂。皆可來集。至二月八日。諸餘國王并及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懸繪幡蓋。燒香散花。鳴鍾擊鼓。作諸伎樂。以七寶器。盛四海水。諸仙人眾。各各頂戴授婆羅門。如是乃至遍及諸臣。悉已頂戴。傳授與王。時王即以灌太子頂。以七寶印而用付之。又擊大鼓。高聲唱言。今立薩婆悉達以為太子。爾時虛空天龍夜叉人非人等。作天伎樂。異口同音讚言。善哉。當於迦毘羅旃兜國立太子時。餘八國王。亦於是日同立太子。

爾時太子。啟王出遊。王即聽許。時王即與太子并諸群臣。前後導從。按行國界。次復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闍浮樹下。看諸耕人。爾時淨居天。化作壤蟲。鳥隨啄之。太子見已。起慈悲心。眾生可愍。互相吞食。即便思惟。離欲界愛。如是乃至得四禪地。日光昕赫。樹為曲枝。隨蔭太子。爾時白淨王。四面推求。問覓太子。從人答曰。太子今在闍浮樹下。時王即便與諸群臣。往彼樹所。未至之間。遙見太子端坐思惟。又見彼樹曲蔭其軀深生奇特。時王即前執太子手問言。汝今何故在於此坐。太子答言。觀諸眾生。更相吞食。甚可傷愍。王聞此語。心生憂惱。慮其出家。宜急婚媾以悅其意。即便呼之。俱共還國。太子答言。願停於此。王聞其語。心即念言。彼阿私陀。往日所說。太子今者將如其言。王即流淚重喚還國。太子既見父王如此。即便隨從。歸於所止。王恐愁憂。不樂在家。更增妓女。而娛樂之。

爾時太子。至年十七。王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宜應為其訪索婚所。諸臣答言。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一女。名耶輸陀羅。顏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禮儀備舉。有如是德。堪太子妃。王即答言。若如卿語。便為納之。王還宮內。即勅宮中聰明有智舊宿女人。汝可往至摩訶那摩長者之家。瞻看其女。容儀禮行。為何如耶。可停於彼至滿七日。受王勅已。即便往彼長者之家。於七日中。具觀此女。還答王言。我觀此女。容貌端正。威儀進止。無與等者王聞其言。極大歡喜。即便遣人語摩訶那摩言。太子年長。欲為納妃。諸臣並言。汝女淑令。宜堪此舉。今欲相屈。時摩訶那摩。答王使言。謹奉勅旨。王即令諸臣擇採吉日。遣車萬乘。而往迎之。既至宮已。具足太子婚姻之禮。又復更增諸妓女眾。晝夜娛樂。爾時太子。恒與其妃。行住坐臥。未曾不俱。初自無有世俗之意。於靜夜中。但修禪觀。時王日日問諸嫖女。太子與妃。相接近不。嫖女答言。不見太子有夫婦道。王聞此語。愁憂不樂。更增妓女。而娛樂之。如是經時。猶不接近。時王深疑恐不能男。

爾時太子。聞諸妓女歌詠園林花果茂盛。流泉清涼。太子忽便欲出遊觀。即遣妓女。往白王言。在宮日久。樂欲暫出園林遊戲。王聞此語。心生歡喜。而自念言。太子當是不樂在宮行夫婦禮。所以求出園林去耳。即便聽之。勅諸群臣。整治園觀。所經道路。皆令清淨。太子即便往至王所頭面禮足。辭出而去。時王即便勅一舊臣聰明

智慧善言辯者。令從太子。爾時太子。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東門。國中人民。聞太子出。男女盈路。觀者如雲。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頭白背偃。拄杖羸步。太子即便問從者言。此為何人。從者答曰。此老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老。答曰。此人昔日曾經嬰兒童子少年。遷謝不住。遂至根熟。形變色衰。飲食不消。氣力虛微。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故謂為老。太子又問。唯此人老。一切皆然。從者答言。一切皆悉應當如此。爾時太子。聞是語已。生大苦惱。而自念言。日月流邁。時變歲移。老至如電。身安足恃。我雖富貴。豈獨免耶。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太子從本以來。不樂處世。又聞此事。益生厭離。即迴車還。愁思不樂。時王聞已。心懷煎憂。恐其學道。更增妓女。以娛樂之。

爾時太子。復經少時。啟王出遊。王聞此言。心生憂慮。而自念言。太子前出。逢見老人。憂愁不樂。今者云何。而復求出。王愛太子。不忍違異。僂俛從之。即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還輒不樂。今者已復求出遊觀。吾不能免。遂復許之。諸臣答言。當更嚴勅外諸官屬。修治道路。懸繒幡蓋。散華燒香。皆使華麗。無令臭穢諸不淨潔。及以老病在道側也。

爾時迦毘羅旃兜城四門之外。各有一園。樹木花果。浴池樓觀。種種莊嚴。皆悉無異。王問諸臣。外諸園觀。何者為勝。諸臣答言。外諸園觀。皆等無異。如忉利天歡喜之園。王又勅言。太子前出。已從東門。今者可令從南門出。爾時太子。百官導從。出城南門。時淨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骨消肉竭。顏貌痿黃。舉身戰掉。不能自持。兩人扶腋。在於路側。太子即問。此為何人。從者答曰。此病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病。答曰。夫謂病者。皆由嗜欲。飲食無度。四大不調。轉變成病。百節苦痛。氣力虛微。飲食寡少。眠臥不安。雖有身手。不能自運。要假他力。然後坐起。爾時太子。以慈悲心。看彼病人。自生愁憂。又復問言。此人獨爾。餘皆然耶。答曰。一切人民。無有貴賤。同有此病。太子聞已。心自念言。如此病苦。普應嬰之。云何世人。耽樂不畏。作此念已。深生恐怖。身心戰動。譬如月影現波浪水。語從者言。如此身者。是大苦聚。世人於中。橫生歡樂。愚癡無識。不知覺悟。今者云何。欲往彼園遊觀嬉戲。即便迴車。還入王宮。坐自思惟。愁憂不樂。王問從者。太子今出。寧有樂不。從者答言。始出南門。逢見病人。以此不樂。即迴車還。王聞此語。心大愁憂。慮其出家。時王即便問諸臣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愁憂不樂。以此事故。吾勅卿等。淨治道路。無令老病在於巷側。云何今出於城南門。而復致有疾病人耶。又令太子逢值見之。諸臣答言。近受王勅。嚴命外司。勿使有諸臭穢老病在於道側。互相檢覆。無敢懈怠。不知何緣忽有病人。非是我等之罪咎也。爾時王問諸從者言。汝等並見病人在路何從而至。從者答曰。無有蹤跡。不知何來。時王深於太子生猶豫心。恐其學道。更增妓女。而悅其意。又復欲使於五欲中生戀著心。

爾時有一婆羅門子。名憂陀夷。聰明智慧。極有才辯。時王即便請求入宮。而語之言。太子今者。不樂在世受於五欲。恐其不久。出家學道。汝可與之共作朋屬。具說世間五欲樂事。令其心動不樂出家。時優陀夷。即便答言。太子聰明。無與等者。所知書論。皆悉淵博。並是我今所未曾聞。云何見使誘說之耶。譬以藕絲欲懸須彌。我亦如是。終不能迴太子之心。大王既勅令作朋友。要當自竭我所知見。時優陀夷。受王勅已。隨從太子。行住坐臥。不敢遠離。時王又復選諸妓女。聰明智慧。顏容端正。善於歌舞。能惑人者。種種莊飾。光麗悅目。皆悉遣往給侍太子。

爾時太子。復經少時。啟王出遊。王聞此語。心自念言。彼優陀夷。既與太子共為朋友。今若出遊。或勝於前。無復厭俗樂出家心。作是念已。即便聽許。時王又復集諸大臣。悉語之言。太子今者復求出遊。我不忍違。已復聽之。太子前出東南二門。已見老病。還輒憂愁。今者宜令從西門出。我心慮其還又不樂。然優陀夷。是其良友。冀今出還。不復應爾。卿等好令修治道路園林臺觀。皆使嚴整。香華幡蓋。數倍於前。無令復有老病臭穢在道側也。臣受勅已。即語外司。嚴治道路。并及園林。光麗倍常。王又先送諸妙妓女。置彼園中。又復勅語優陀夷言。若當路側。有不祥事。可以方便誘悅其心。并勅諸臣。隨從太子。皆令伺察。若有不吉。遠驅逐之。爾時太子。與優陀夷。百官導從。燒香散花。作眾伎樂。出城西門。時淨居天。心自念言。先現老病於二城門。舉眾皆見。令白淨王嗔責從者并及外司。太子今出。王制嚴峻。我今現死。若皆見者。增王忿怒。必加罰戮枉及無辜。我於今日所現之事。唯令太子及憂陀夷二人見耳。使餘官屬不受責也。作此念已。即便來下。化為死人。四人舉輿。以諸香華。布散屍上。室家大小。號哭送之。爾時太子。與優陀夷。二人獨見。太子問言。此為何物。而以花香。莊飾其上。復有人眾。號哭相送。時優陀夷。以王勅故。默然不答。如是三問。淨居天王。威神之力。使優陀夷不覺答言。是死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死。優陀夷言。夫謂死者。刀風解形。神識去矣。四體諸根。無所復知。此人在世。貪著五欲。愛惜錢財。辛苦經營。唯知積聚。不識無常。今者一旦捨之而死。又為父母親戚眷屬之所愛念。命終之後。猶如草木。恩情好惡。不復相關。如是死者。誠可哀也。太子聞已。心大戰怖。又問優陀夷言。唯此人死。餘亦當然。即復答言。一切世人。皆應如此。無有貴賤而得免脫。太子素性。恬靜難動。既聞此語。不能自安。即以微聲。語優陀夷。世間乃復有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心如木石不知怖畏。即勅御者可迴車還。御者答言。前出二門。未到園所。中路而反。致令大王深見嗔責。今者豈敢復如此耶。時優陀夷。語御者言。如汝所說。不應便歸。即復前行。至彼園中。香華幡蓋。作眾伎樂。眾妓端正。猶如諸天婁女無異。於太子前。各競歌舞冀以恣態。悅動其意。太子心安。不可移轉。即止園中。蔭息樹間。除其侍衛。端坐思惟。憶昔曾在閻浮樹下。遠離欲界。乃至得於第四禪定。爾時優陀夷。到太子所。而作此言。大王見勅。令與太子共為朋友。脫有得失。互相開悟。朋友

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見有過失輒相諫曉。二者見有好事。深生隨喜。三者在於苦厄。不相棄捨。今獻誠言。願不見責。古昔諸王。及今現在。皆悉受於五欲之樂。然後出家。太子云何。永絕不願又人生世。宜順人行。無有棄國而學道者。唯願太子。受於五欲。令有子息。不絕王嗣。爾時太子。而答之言。誠如所說。但我不以捐國故爾。亦復不言五欲無樂。以畏老病生死之苦故。於五欲不敢愛著。汝向所言。古昔諸王。先經五欲。然後出家。此諸王等。今在何許。以愛欲故。或在地獄。或在餓鬼。或在畜生。或在人天。以有如是輪轉苦故。是以我欲離老病苦生死法耳。汝今云何令我受之。時優陀夷。雖竭才辯勸獎太子。不能令迴。即便退坐。歸於所止。太子仍勅嚴駕還宮。諸妓女眾。及優陀夷。愁憂慘感。顏貌輦蹙。如人新喪所愛親屬。太子到宮。惻愴倍常。時白淨王。呼優陀夷。而問之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優陀夷言。出城不遠。逢見死人。亦不知其從何而來。太子與我。同時見之。太子問言。此為何人。我亦不覺答是死人。時王即復問諸從者。汝等皆見城西門外有死人不。從者答言。我等不見。王聞此語。神意豁然。而自念言。太子優陀夷。二人獨見。此是天力。非諸臣咎。必定當如阿私陀言。作此念已。心大苦惱。復增妓女。以娛樂之。日日遣人。慰誘太子。而語之言。國是汝有。何故愁憂。而不樂耶。王又嚴勅諸妓女眾。悅太子意。勿捨晝夜。時白淨王。雖知天力非復人事。愛重太子。不能不言。心自思惟。太子前已出三城門。今者唯有北門未出。其必不久更求出遊。當復莊嚴彼外園林。倍令光麗。勿使有諸不可意事。如所思惟。具勅諸臣。時王又復心自願言。太子若出城北門時。唯願諸天。勿復現於不吉祥事復令我子心生憂惱。既心願已。遂勅御者。太子若出。當令乘馬使得四望見諸人民光麗莊飾。是時太子。啟王出遊。王不忍違。便與優陀夷及餘官屬。前後導從。出城北門。到彼園所。太子下馬。止息於樹。除去侍衛。端坐思惟。念於世間老病死苦。時淨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杖。視地而行。在太子前。太子見已。即便問言。汝是何人。比丘答言。我是比丘。太子又問。何謂比丘。答言。能破結賊。不受後身。故曰比丘。世間皆悉無常危脆。我所修學。無漏聖道。不著色聲香味觸法。永得無為。到解脫岸。作此言已。於太子前。現神通力。騰虛而去。當爾之時。諸從官屬。皆悉覩見。太子既已見此比丘。又聞廣說出家功德。會其宿懷厭欲之情。便自唱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為勝。我當決定修學是道。作此語已。即便索馬還歸宮城。於時太子。心生欣慶。而自念言。我先見有老病死苦。晝夜常恐為此所逼。今見比丘。開悟我情。示解脫路。作此念已。即自思惟方便。求覓出家因緣。

爾時白淨王。問優陀夷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時優陀夷即答王言。太子向出。所經道路。無諸不祥。既到園中。太子獨自在於樹下。遙見一人。剷除鬚髮。著染色衣。來太子前而共言語。言語既畢。騰虛而去。竟亦不知何所論說。太子因是嚴駕而歸。當爾之時。顏容歡悅。還至宮中。方生憂愁。時白淨王。既聞此語。心生狐疑

。亦復不知是何瑞相。深懷懊惱。而自念言。太子決定捨家學道。又納其妃。久而無子。我今應勅耶輸陀羅。當思方便莫絕國嗣。復應警戒勿使太子去而不知。既作是念。如所思惟。即便勅於耶輸陀羅。耶輸陀羅。聞王勅已。心懷慚愧。默然而住行止坐臥。不離太子。時王復增諸妙妓女。以娛樂之。

爾時太子年至十九。心自思惟。我今正是出家之時。而便往至於父王所。威儀庠序。猶如帝釋。往詣梵天。傍臣見已。而白王言。太子今者來大王所。王聞此言。憂喜交集。太子既至。頭面作禮。爾時父王。即便抱之。而勅令坐。太子坐已。白父王言。恩愛集會。必有別離。唯願聽我出家學道。一切眾生。愛別離苦。皆使解脫。願必垂許。不見留難。時白淨王。聞太子語。心大苦痛。猶如金剛摧破於山。舉身戰掉。不安本座。執太子手。不復能言。啼泣流淚。噓唏哽咽。如是良久。微聲而言。汝今宜應息出家意。所以者何。年既少壯。國未有嗣。而便委我。曾不迴顧。爾時太子。既見父王流淚不許。還歸所止。思惟出家。愁憂不樂。

爾時迦毘羅旃兜國。諸大相師。占知太子。若不出家。過七日後。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各以所知。往白王言。釋迦種姓。於此方興。王聞是語。心生歡喜。即勅諸臣并釋種子。汝聞相師如此言不。皆應日夜侍衛太子。於城四門門各千人。周匝城外一踰闍那內。邏置人眾。而防護之。復勅耶輸陀羅并諸內官。倍加警戒。過於七日。勿使出家。時王又來至太子所。太子遙見。即往奉迎。頭面禮足。問訊起居。王語太子我昔既聞阿私陀說及眾相師。并諸奇瑞。必定知汝不樂處世。國嗣既重。屬當相繼。唯願為我。生汝一子。然後絕俗。不復相違。爾時太子。聞父王言。心自思惟。大王所以苦留我者。正自為國無紹嗣耳。作是念已。而答王言。善哉如勅。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時耶輸陀羅。便覺體異。自知有娠。王聞太子如勅之言。心大歡喜。當謂太子七日之內。必未有兒。若過此期。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復出家。

爾時太子。心自念言。我年已至一十有九。今是二月。復是七日。宜應方便思求出家。所以者何。今正是時。又於父王。所願已滿。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宮。乃至照於淨居天宮。不令人間見此光明。爾時諸天見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便來下。到太子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無量劫來。所修行願。今者正是成熟之時。於是太子。答諸天言。如汝等語。今正是時。然父王勅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白言我等自當設諸方便。令太子出。使無知者。諸天即便以其神力。令諸官屬。皆悉昏臥。

爾時耶輸陀羅。眠臥之中。得三大夢。一者夢月墮地。二者夢牙齒落。三者夢失右臂。得此夢已。眠中驚覺。心大怖懼。白太子言。我於眠中。得三惡夢。太子問言。汝夢何等。耶輸陀羅。即便具說所夢之事。太子語言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假非實。汝今不應橫生怖畏。耶輸陀羅。又語太子。如我自忖所夢之

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慮。要不令汝有不祥事。耶輸陀羅。聞此語已。即便還眠。太子即從坐起。遍觀妓女及耶輸陀羅。皆如木人。譬若芭蕉中無堅實。或有倚伏於樂器上。臂脚垂地。更相枕臥。鼻涕目淚。口中流涎。又復遍觀妻及妓女。見其形體。髮爪髓腦。骨齒髑髏。皮膚肌肉。筋脉肪血。心肺脾腎。肝膽腸胃。屎尿涕唾。外為革囊。中盛臭穢。無一可奇。強熏以香。飾以花綵。譬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百年之命。臥消其半。又多憂惱。其樂無幾。世人云何恒見此事。而不覺悟。又於其中。貪著姪欲。我今當學古昔諸佛所修之行。急應遠此大火之聚。

爾時太子。思惟是已。至於後夜。淨居天王。及欲界諸天。充滿虛空。即共同聲。白太子言。內外眷屬。皆悉惛臥。今者正是出家之時。爾時太子。即便自往至車匿所。以天力故。車匿自覺。而語之言。汝可為我被撻陟來。爾時車匿。聞此言已。舉身戰怖。心懷猶豫。一者不欲違太子命。二者畏王勅旨嚴峻。思惟良久。流淚而言。大王慈勅。如是之嚴。且又今者非遊觀時。又非降伏怨敵之日。云何於此後夜之中。而忽索馬。欲何所之。太子又復語車匿言。我今欲為一切眾生。降伏煩惱結使賊故。汝今不應違我此意。爾時車匿。舉聲號泣。欲令耶輸陀羅及諸眷屬。皆悉覺知。太子當去。以天神力。惛臥如故。車匿即便牽馬而來。太子徐前。而語車匿及以撻陟。一切恩愛。會當別離。世間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緣。甚難成就。車匿聞已。默然無言。於是撻陟。不復噴鳴。爾時太子。見明相出。放身光明。徹照十方。師子吼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提桓因。執蓋隨從。諸天即便令城北門。自然而開。不使有聲。太子於是從門而出。虛空諸天讚歎隨從。爾時太子。又師子吼。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終不還宮。我若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復不能轉於法輪。要不還與父王相見。若當不盡恩愛之情。終不還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當於太子說此誓時。虛空諸天。讚言善哉。斯言必果。至于天曉。所行道路。已三踰闍那。時諸天眾。既從太子。至此處已。所為事畢。忽然不現。

爾時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太子見此園林。寂靜無諸喧鬧。心生歡喜。諸根悅豫。即便下馬。撫背而言。所難為事。汝作已畢。又語車匿。馬行駿疾。如金翅鳥王。汝恒隨從。不離我側世間之人。或有善心。而形不隨。或運形力。而心不稱。汝今心形皆悉無違。又世間人。處富貴者。競隨奉事。我既捨國。來此林中。唯汝一人。獨能隨我。甚為希有。我今既已至閑靜處。汝便可與撻陟俱還宮也。爾時車匿。聞此語已。悲號啼泣。迷悶躑地。不能自勝。於是撻陟。既聞被遣。屈膝舐足。淚落如雨。車匿答言。我今云何忍聽太子如此言耶。我於宮中。違大王勅。輒被撻陟。以與太子。致令今日來至於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失太子故。必當憂惱。宮中內外。亦應搔動。又復此處。多諸嶮難。猛獸毒蟲。交橫道路。我今云何而捨太子

。獨還宮耶。太子即便答車匿言。世間之法。獨生獨死。豈復有伴。又有生老病死諸苦。我當云何與此作侶。吾今為欲斷諸苦故。而來至此。苦若斷時。然後當與一切眾生。而作伴侶。我於即時。諸苦未離。云何而得為汝作侶。車匿又曰。太子生來。長於深宮。身體手足。皆悉柔軟。眠臥床褥。無不細滑。如何一旦履藉荊棘瓦礫泥土。止宿樹下。太子答言。誠如汝語。設我住宮。乃可免此荊棘之患。老病死苦。會自見侵。車匿既聞太子此語。悲泣垂淚。默然而住。于時太子。即就車匿。取七寶劍。而師子吼。過去諸佛。為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捨棄飾好。剷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作此言已。便脫寶冠髻中明珠。以與車匿。而語之曰。以此寶冠及以明珠。致王足下。汝可為我上白大王。我今不為生天樂故。亦復非不孝順父母。亦無忿恨瞋恚之心。但以畏彼生老病死。為除斷故。來至此耳。汝應助我隨喜欣慶。勿於吉祥更生悲愁。父王若謂我今出家未是時者。汝以我語。上啟大王。老病死至。豈有定時。人雖少壯。焉得免此。父王若復而責我言。本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及出宮時。不啟聞者。汝可為我具啟父王。耶輸陀羅。久已有身。王自問之。昔勅如此。非為專輒。往古有諸轉輪聖王厭國位者。入於山林。出家求道。無有中途還受五欲。我今出家。亦復如是。未成菩提。終不還宮。內外眷屬。皆當於我有恩愛情。可以汝辯為解釋之。勿使於我橫生憂惱。太子又復脫身瓔珞。以授車匿。而語之言。汝可為我持此瓔珞。奉摩訶波闍波提道。我今為斷諸苦本故出宮城。求滿此願。勿復於我反更生苦。又脫身上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亦復語言。人生於世。愛別離苦。我今為欲斷此諸苦。出家學道。勿以我故恆生愁憂。并諸親屬。皆亦如是。爾時車匿。聞此語已。倍增悲絕。不忍違於太子勅令。即便長跪。受取寶冠明珠瓔珞及嚴飾具。垂淚而言。我聞太子如此志願。舉身戰掉。設令有人心如木石。聞此語者。亦當悲感。況我生來奉侍太子。聞此誓言。而不感絕。唯願太子。捨於此志。勿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并餘親屬。生大悲苦。若使決定不迴此意。勿於是處。而復棄我。我今歸依太子足下。終不見有違離去理。設當還宮。王必責我。云何獨委太子而歸。欲令何言上答大王。太子答言。汝今不應作如此語。世皆離別。豈常集聚。我生七日。而母命終。母子尚有死生之別。而況餘人。汝勿於我偏生戀慕。可與捷陟俱還宮也。如是再勅。猶不肯去[◎]。

◎爾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剷鬚髮。即發願言。今落鬚髮。願與一切。斷除煩惱及以習障。釋提桓因。接髮而去。虛空諸天。燒香散花。異口同音讚言。善哉善哉。爾時太子。剷鬚髮已。自見其身所著之衣。猶是七寶。即心念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所著衣服。不當如此。時淨居天。於太子前。化作獵師。身被袈裟。太子既見。心大歡喜。而語之言。汝所著衣。是寂靜服。往昔諸佛之所標幟也。云何著此。而為罪行。獵者答言。我著袈裟。以誘群鹿。鹿見袈裟。皆來近我。我得殺之。太子又言。若如汝說。著此袈裟。但欲為殺諸鹿故耳。非求解脫而服之也。我今持此七寶之衣。

與汝貿易。吾服此衣。為欲攝救一切眾生。斷其煩惱。獵者答言。善哉如告。即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袈裟。依過去諸佛所服之法。時淨居天。還復梵身。上升虛空。歸其所止。于時空中。有異光明。車匿見此。心生奇特。歎未曾有。今此瑞應。非為小緣。車匿既見太子剷除鬚髮身著法服。定知太子必不可迴。悶絕於地。倍增懊惱。爾時太子。而語之言。汝今宜應捨此悲愁。便還宮城。具宣我意。太子於是。即徐前行。車匿獻歎。頭面作禮。乃至遠望不見太子。然後方起。舉體戰掉。不能自勝。顧看捷陟及莊嚴具。嗚咽悲哽。涕泗交流。即牽捷陟。執持寶冠嚴身之具。車匿號咷。捷陟悲鳴。緣路而歸。

爾時太子。即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時彼林中。有諸鳥獸。既見太子。皆悉矚目。端住不瞬。跋伽仙人。遙見太子。而自念言。此是何神。為日月天。為帝釋耶。便與眷屬。來迎太子。深生敬重。而作是言。善來仁者。太子既見諸仙人眾。心意柔軟。威儀庠序。太子即便前其住處。諸仙人等。無復威光。皆悉同來請太子坐。太子坐已。觀察彼諸仙人之行。或有以草而為衣者。或以樹皮樹葉以為服者。或有唯食草木花果或有一日一食。或二日一食。或三日一食。如是行於自餓之法。或事水火。或奉日月。或翹一脚。或臥塵土。或有臥於荊棘之上。或有臥於水火之側。太子既見如此苦行。即便問於跋伽仙人。汝等今者修此苦行。甚為奇特。皆欲求於何等果報。仙人答言。修此苦行。為欲生天。太子又問。諸天雖樂。福盡則窮。輪迴六道。終為苦聚。汝等云何修諸苦因。以求苦報。太子即便心自歎言。商人為寶故入大海。王為國土。興師相伐。今諸仙人。為生天故。修此苦行。作是歎已。默然而住。跋伽仙人。即問太子。仁者何意。默然不言。我等所行非真正耶。太子答言。汝等所行。非不至苦。然求果報。終不離苦。太子與諸仙人。設此議論言語往復。乃至日暮。太子即便停彼一宿。既至明旦。復更思惟。此諸仙人。雖修苦行。皆非解脫真正之道。我今不應止住於此。即與仙人。辭別欲去。時諸仙人。白太子言。仁者來此。我皆歡喜。令我人眾。威德增盛。今者何故而忽欲去。為是我等。失於威儀。為此眾中相犯觸耶。以何因緣。不住於此。太子答言。非是汝等有如是失寶主之儀。亦無所少。但汝所修。增長苦因。我今學道。為斷苦本。以此因緣。是故去耳。諸仙人眾。自共議言。其所修道。極為廣大。云何我等而得留之。爾時有一仙人。善知相法。語眾人言。今此仁者。諸相具足。必當得於一切種智。為天人師即便俱往詣太子所。而作是言。所修道異。不敢相留。若欲去者。可向北行。彼有大仙。名阿羅邏加蘭。仁者可往就其語論。我觀仁者。亦當不必住於彼處。於是太子。即便北行。諸仙人眾。見太子去。心懷懊惱。合掌隨送極望絕視。然後乃還。爾時太子。既出宮已。至於天曉。耶輸陀羅。及諸婁女。從眠而覺。不見太子。悲號啼泣。即便往啟摩訶波闍波提。今旦忽失太子所在。摩訶波闍波提。聞是語已。迷悶躡地。如是展轉。乃至達王。王聞此言。屹然無聲。失其精魄。若喪四體。舉宮內外。皆亦如是。時諸大臣。即入檢視太子住

處。案行宮城。見城北門。自然已開。又復不見車匿捷陟。即問門司。誰開此者。互相推檢。皆云不知。并問防人。亦云不解此門開意。于時大臣。心自思惟。北門既開。太子必當從此而出。宜速尋覓太子所在。即勅千乘萬騎。絡繹四出。追求太子。以天力故。迷失道逕。不知所之。即便還歸。白大王言。推尋太子。不知所在。爾時車匿。步牽捷陟。及莊嚴具。悲泣嗚咽。隨路而還。舉邑人民。見此驚愕。無不懊惱。悉皆競來。問車匿言。汝送太子。置於何處。今與捷陟。而獨還耶。車匿既得諸人此問。倍更悲絕。不能答之。此諸人民。雖見捷陟被帶鞍勒七寶莊嚴。不見太子。猶若死人飾以花綵。於是車匿。前入宮城。捷陟悲嘶。諸廄群馬。一時哀鳴。外諸官屬。白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言。車匿唯與捷陟俱還。聞此言已。宛轉于地。而自念曰。今者唯聞車匿捷陟相隨俱還。而不聞道太子歸聲。摩訶波闍波提。即作是言。我養太子。至年長大。一旦捨我。不知所在。譬如果樹。結花成實。臨熟落地。又如飢人。遇百味饌。臨欲食之。忽然翻倒。耶輸陀羅。又自言曰。我與太子。行住坐臥。不相遠離。今者捨我。莫知所趣。古昔諸王。入山學道。皆將妻子。不暫相棄。世間之人。一遇相識。別不相忘。夫婦之情。恩愛之深。而乃反更如是之薄。詰車匿言。寧與智者而作怨讐。不共愚人以為親厚。汝癡頑人。盜送太子。置於何處。令此釋族不復熾盛。又責捷陟。汝載太子。出此王宮。近去之時。寂然無聲。今者空反。何意悲嘶。爾時車匿。即便答言。勿責於我及以捷陟。所以者何。此是天力。非人所為。當於爾夕。夫人媠女。皆悉昏臥。太子勅我。令起被馬。我於爾時。以大高聲。而諫太子。欲使夫人。及諸媠女聞此驚悟。及被捷陟都無覺者。城門每開闔四十里。當爾之時。自然而開。又無一聲。如此之事。豈非天力。出城之時。天令諸神。手捧馬足。并接於我。虛空諸天。隨從無數。我當云何而能止耶。時天既曉。行三踰闍那。至彼跋伽仙人住處。又復有諸奇特異事。願聽我說。太子既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馬。手撫馬背。并勅於我。令還宮城。我於此時。隨從太子。永無歸意。太子見遣。終不聽住。又復就我。取七寶劍。而自唱言。過去諸佛。為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捨於飾好。剷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唱此言已。即脫寶冠及以明珠。悉付我還置王足下。又以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我於爾時。雖聞此誨。猶侍左右。無有歸情。于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剷鬚髮。天於空中。隨接而去。即便前行。逢於獵者。以身所著七寶妙衣。而與獵人。貿易袈裟。於是虛空。有大光明。我見太子形服既變。深知其意必不可迴。我即悶絕。心大懊惱。太子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我便於彼。辭別而歸。此諸奇特。皆是天力。非復人事。願勿責我及捷陟也。時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既聞車匿說此事已。心小醒悟。默然無聲。

爾時白淨王。悶絕始醒。勅喚車匿。而語之言。汝云何令諸釋種姓生大苦惱。我有嚴制。勅內外官屬。守護太子畏其出家。汝復何意。輒被捷陟。而與太子令密去耶

。車匿聞已。生大怖懼。而啟王言。太子出城。實非我咎。唯願大王。聽我具說。即以寶冠及髻中明珠。置王足下。太子令我以此冠珠置王足下。七寶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餘莊嚴具與耶輸陀羅。王見諸物。倍增悲絕。雖復木石。猶尚有感。況乃父子恩愛之深。車匿具以前事。而啟王言。太子勅我。父王若謂本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臨去之時。又不啟者。汝可為我具答父王。耶輸陀羅。久已有娠。王宜問之。昔勅如此。非為專輒。王聞此言。即便遣問耶輸陀羅。太子云汝久已有娠。實如此不。耶輸陀羅。即答信言。當於大王來此宮時。太子指我。即覺有娠。王聞其語。生奇特心。憂惱暫歇。而自念言。我前所以許令有子聽出家者。七日之中。必無子理。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謂七日未滿。而便有娠。深自咎悼智慧淺短。所為方便。不能住之。輕作此約。重增悔恨。太子神略。出人意表。今日之事。亦復兼是諸大天力。我今不應責車匿也。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太子出家。必不可迴。設使更作諸餘方便。亦不能留。雖復棄國出家學道。然已有子。不絕種嗣。我今應勅耶輸陀羅。好令將護所懷之子。時白淨王。愛念情深。語車匿言。我今當往尋求太子。不知即時。定在何許。其今既已捨我學道。我復何忍獨生獨活。便當追逐隨其所在。爾時王師。及與大臣。聞王欲出尋求太子。二人俱共來諫王言。大王不應自生憂惱。所以者何。我觀太子。見其相貌。過去世中。久已修習出家之業。設復令為釋提桓因。亦當不樂。況復今者轉輪王位。而能留耶。大王不憶太子初生而行七步舉手住言。我生已盡。是最後身。諸梵天王。釋提桓因。悉來下從。如此奇特。云何樂世。又復白王。阿私陀仙。昔相太子。年至十九。出家學道。必當成就一切種智。今時既到。大王何故。而生愁苦。又復大王。嚴勅內外。守護太子。慮恐出家。而諸天來。導引出城。如是之事。非復人力。唯願大王。當生歡喜。勿懷愁惱。不須自出。若憶太子猶不已者。我今當與大臣尋求所在。王聞此語。心自念言。我知太子。雖不可迴。未忍便捨。不復追之。今當試令師及大臣更一尋也。即便答師及大臣言。善哉可去。舉宮內外。心皆苦惱。佇逐速還。於是王師大臣。即便辭出。追尋太子。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二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三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白淨王。發遣王師及大臣已。即以太子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而語之言。此是太子所服瓔珞。付車匿還。令以與汝。摩訶波闍波提。見瓔珞已。倍增悲絕。而自念言。四天下人。極為薄福。失此明智轉輪聖王。又送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而語之曰。太子以此嚴身之具。令持與汝。耶輸陀羅。既見此物。悶絕躡地。王又遣人勅耶輸陀羅。令自愛敬。無使胎子不安隱也。

爾時王師。及以大臣。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除去從人及諸儀飾。便前仙人所住之處。仙人請坐。互相問訊。於是王師。語仙人言。我是白淨王師。今所以來至於此者。彼白淨王。足相太子。厭惡生老病死之苦。出家學道。路由此林。大仙見不。跋伽仙人。答王師言。我近於此見一童子。顏容端正。相好具足。來入此林。共我議論。遂經一宿。不知乃是王之太子。鄙薄我等所修之道。從此北行。詣彼仙人阿羅邏迦蘭。爾時王師大臣。聞此言已。即便疾往彼仙人所。而於中路。遙見太子在於樹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便下馬。除却侍衛。脫諸儀服。前太子所。坐於一面。互相問訊。於是王師。白太子言。大王見使尋求太子。欲有所說。太子答曰。父王遣汝。欲何所道。王師即言。大王久知太子深樂出家此意難迴。然王於太子。恩愛情深。憂愁盛火。常自熾然。須太子歸。以滅之耳。願便迴駕。還反宮城。雖有物務。不令太子全棄道業。靜心之處。不必山林。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內外眷屬。皆悉沒於憂惱大海。思太子還。而拯救之。

爾時太子。聞王師語。以深重聲答王師言。我豈不知父王於我恩情深耶。但畏生老病死之苦。是以來此。為斷除故。若令恩愛終日合會又無生老病死苦者。我復何為來至於此。我今所以違遠父王。欲為將來和合故耳。父王憂愁大火。今雖熾然。我與父王。唯餘今生有此一苦。將來自當永絕斯患。若如汝言。令吾處宮修道業者。如七寶舍。滿中焰火。當有人能止此室不。如雜毒食。設有飢人。終不食之。我既棄國。出家修道。云何令我復還宮城修學道耶。世間之人。在大苦中。為小樂故。尚復耽酒不能暫捨。況我在此極靜寂處。無諸患苦。而能捐棄。還就於惡。古昔諸王。入山學道。無有中路還受欲者。父王若欲必令我歸。便是違於先王之法。

爾時王師。白太子言。誠如太子今之所說。然諸仙聖。一言未來定有果報。一言定無此。二仙聖尚不能知未來世中必定有無。太子云何欲捨現樂而求未來不定果報。生死果報。尚不可知決定有無。云何乃欲求解脫果。唯願太子。便還宮也。

太子答言。彼二仙人。說未來果。一者言有。一者言無。皆是疑心。非決定說。我今終不修順彼教。不應以此而見難詰。所以者何。我今不為希慕果報而來至此。以目所見生老病死。必應經之故。求解脫免此苦耳。令汝不久見我道。成我此志願。終

不可迴。還啟父王。說如此也。爾時太子。作此語已。即從座起。與王師大臣。辭別北行。詣阿羅邏迦蘭仙人所。于時王師大臣。見太子去。啼泣懊惱。一者念太子情深。二者奉受王使。來太子所。而復不能移轉其意。徘徊路側。不能自反。互共議言。既被王使。而無力效。今者空歸。云何奉答。我等當留。所從五人。聰明智慧。心意柔軟。為性忠直。種族強者。密令伺察。看其進止。作此言已。顧瞻其傍。見憍陳如等五人。而語之言。汝等悉能留止此不。五人答言。善哉如勅。進止去來。當密伺察。即便辭別。趣太子所。王師大臣。還歸宮城。

爾時太子。往彼阿羅邏迦蘭仙人住處。渡於恒河。路由王舍城。既入城已。諸人民眾。見太子顏貌相好殊特。歡喜愛敬。舉國皆悉奔馳瞻視。如是諠譁。徹頻毘娑羅王。王便驚問。此是何聲。諸臣答言。白淨王太子。名薩婆悉達。昔諸相師。記其應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又復記其若出家者。必當成就一切種智。其人今者來入此城。外諸人民。馳競來看。以是之故。所以諠鬧。時頻毘娑羅王。既聞此語。心大歡喜。踴躍遍身。即勅一人。令往伺察太子所在。使者受勅。尋求太子。見在般茶婆山。於一石上。端坐思惟。時使即歸。具白大王。王便嚴駕。與諸臣民。詣太子所。至般茶婆山。遙見太子。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便下馬。除却儀飾及諸侍衛。前坐問訊太子。四大悉調和不。我見太子。心甚歡喜。然有一悲。太子本是日之種姓。累世相承。為轉輪王。太子今者轉輪王相。皆悉具足。云何捨之。來入深山。踐藉沙土。遠至此耶。我見是故。所以悲耳。太子若以父王今在故。欲不取聖王位者。當以我國分半治之。若謂為少。我當捨國盡以相奉臣事太子。若復不取我此國者。當給四兵。可自攻伐取他國也。太子所欲。其不相違。

爾時太子。聞頻毘娑羅王說此語已。深感其意。即答王言。王之種族。本是明月。性自高涼。不為鄙事。所為所作。無不清勝。今發是言。未足為奇。然我觀王。中情懇至。倍於前後。王今便可於身命財修三堅法。亦不應以不堅之法勸獎餘人。我今既捨轉輪王位。亦復何緣應取王國。王以善心。捨國與我。猶尚不取。何緣以兵伐取他國也。我今所以辭別父母剷除鬚髮捨於國者。為斷生老病死苦故。非為求於五欲樂也。

世間五欲。如大火聚。燒諸眾生。不能自出。云何勸我。貪著之耶。我今所以來至此者。有二仙人阿羅邏迦蘭。是求解脫最上導師。欲往彼處求解脫道。不宜久停在於此也。我既違王初始之言。喜心賜我。勿致嫌恨。王今當以正法治國。勿枉人民。作此言已。太子即起。而與王別。時頻毘娑羅王。見太子去。深大惆悵。合掌流淚。而作是言。初見太子。心大踴躍。太子既去。倍生悲苦。汝今為於大解脫故。而欲去者。不敢相留。唯願太子。所期速果。若道成者。願先見度。太子於是。辭別而去。時王奉送。次於路側。極目瞻矚。不見乃反。

爾時太子。即便前至彼阿羅邏仙人之所。于時諸天。語仙人言。薩婆悉達。棄捨國土。辭別父母。為求無上正真之道。欲拔一切眾生苦故。今者已來。垂至於此。時彼仙人。既聞天語。心大歡喜。俄爾之頃。遙見太子。即出奉迎。讚言善來。俱還所住。請太子坐。是時仙人。既見太子。顏貌端正。相好具足。諸根恬靜。深生愛敬。即問太子。所行道路。得無疲耶。太子初生。及以出家。又來至此。我悉知之。能於火聚。自覺而出。又如大象。於羈索中。而自免脫。古昔諸王。盛年之時。恣受五欲。至於根熟。然後方捨國邑樂具。出家學道。此未足奇。太子今者於此壯年。能棄五欲。遠至此間。真為殊特。當勤精進。速度彼岸。太子聞已。即答之曰。我聞汝言。極為歡喜。汝可為我說斷生老病死之法。我今樂聞。仙人答言。善哉善哉。即便說曰。眾生之始。始於冥初。從於冥初。起於我慢。從於我慢。生於癡心。從於癡心。生於染愛。從於染愛。生五微塵氣。從五微塵氣。生於五大。從於五大。生貪欲瞋恚等諸煩惱。於是流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今為太子。略言之耳。

爾時太子。即便問曰。我今已知汝之所說。生死根本。復何方便。而能斷之。仙人答言。若欲斷此生死本者。先當出家修持戒行。謙卑忍辱。住空閑處。修習禪定。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得初禪。除覺觀。定生入喜心。得第二禪。捨喜心。得正念。具樂根。得第三禪。除苦樂。得淨念。入捨根。得第四禪。獲無想報。別有一師。說如此處。名為解脫。從定覺已。然後方知非解脫處離色想。入空處。滅有對想。入識處。滅無量識想。唯觀一識。入無所有處。離於種種想。入非想非非想處。斯處名為究竟解脫。是諸學者之彼岸也。

太子若欲斷於生老病死患者。應當修學如此之行。爾時太子。聞仙人言。心不喜樂。即自思惟。其所知見。非究竟處。非是永斷諸結煩惱。即便語言。我今於汝所說法中。有所未解。今欲相問。仙人答言。敬從來意。即問之曰。非想非非想處。為有我耶。為無我耶。若言無我。不應言非想非非想。若言有我。我為有知。我為無知。我若無知。則同木石。我若有知。則有攀緣。既有攀緣。則有染著。以染著故。則非解脫。汝以盡於羸結。而不自知細結猶存。以是之故。謂為究竟。細結滋長。復受下生。以此故知非度彼岸。若能除我及以我想。一切盡捨是則名為真解脫也仙人默然。心自思惟。太子所說。甚為微妙。

爾時太子。復問仙人。汝年至幾而出家耶。修梵行來。復幾許年。仙人答言。我年十六。而便出家。修梵行來。一百四年。太子聞已。而心念言。出家以來。乃如是久。而所得法。正如此乎。于時太子。為求勝法。即從坐起。與仙人別。爾時仙人。語太子言。我久遠來。習此苦行。而所得果。正如此耳。汝是王種。云何而能修苦行耶。太子答言。如汝所修非為苦也。別有最苦難行之道。仙人既見太子智慧。又觀志意堅固不虧。知決定成一切種智。白太子言。汝若道成。願先度我。於是太子。答言善哉。次至迦蘭所住之處。論議問答。亦復如是。太子即便前路而去。時二仙人。見

太子去。各心念言。太子智慧。深妙奇特。乃爾難測。合掌奉送。絕視方還。

爾時太子。調伏阿羅邏迦蘭二仙人已。即便前進迦闍山苦行林中。是憍陳如等五人所止住處。即於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觀眾生根。宜應六年苦行。而以度之。思惟是已。便修苦行。於是諸天。奉獻麻米。太子為求正真道故。淨心守戒。日食一麻一米。設有乞者。亦以施之。

爾時憍陳如等五人。既見太子。端坐思惟。修於苦行。或日食一麻。或日食一米。或復二日。乃至七日。食一麻米。時憍陳如等。亦修苦行。供奉太子。不離其側。既見此已。即遣一人。還白王師及以大臣。具說太子所行之事。爾時王師大臣。俱還宮門。顏貌愁悴。身形萎熟。猶如有人喪其所親葬送既畢。抑忍而歸。時守門者。而白王言。師與大臣。今在門外。王既聞已。氣奔聲絕。身首纔動。時守門人。解王此意。即呼令前。王與相見。悲不能言。如是良久。微聲而問。太子既是我之性命。卿等今者獨作此歸。我之性命。云何而存。王師答言。我奉王勅。尋求太子。便至跋伽仙人住處。訪覓太子。仙人語我太子所在并說太子所言之事。我便前行。而於中路。遇見太子。在於樹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向太子。具說大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憂苦之情。太子即以深重之聲。而見答言。我豈不知父王親戚恩情深耶。但畏生死愛別離苦。為欲斷除故來此耳。如是種種言辭所說。志意堅固。如須彌山不可移動。捨我而去。如棄草芥。爾時即便選擇五人。隨從給侍。伺察所在。所遣人中。有一人還說言。太子當至阿羅邏迦蘭仙人之所。路由恒河。以天神力。而得渡水。至王舍城。時頻毘娑羅王。來詣太子。方便譬說。不應出家。分國共治。及以全與。并欲與兵令伐他國。太子亦復皆悉不受。即又前行達仙人所。而為說法。降伏其心。又至伽闍山苦行林中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日食一麻一米。

爾時白淨王。聞王師大臣說彼使人如此語已。心大悲惱。舉體戰掉。身毛皆豎。即語王師及大臣言。太子遂捨轉輪王位父母親屬恩愛之樂。遠在深山。修此苦行。我今薄福。生失如此珍寶之子。王即復以使人所言。向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而為說之。時白淨王。即便嚴駕五百乘車。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亦復相與辦五百乘一切資生。皆悉具足。即喚車匿。而語之言。汝送太子。遠放深山。今復令汝領此千乘。載致資糧。送與太子。隨時供養。勿使乏少。盡更來請。車匿受勅。即領千乘。疾速而去。至太子所。見形消瘦。皮骨相連。血脉悉現。如波羅奢花。頭面禮足。悶絕於地。良久乃起。銜淚而言。大王憶念太子。不捨日夜。今故遣我。領此千乘。載資生具。以餉太子。于時太子。答車匿言。我違父母。及捨國土。遠來在此。為求至道。云何當復受此餉耶。爾時車匿。聞此語已。心自思惟。太子今者既不肯受如此資供。我當別覓一人。領此千乘。還歸王所。我住於此。奉事太子。即差一人。領車而去。於是車匿。密侍太子。不離晨昏。爾時太子。心自念言。我今日食一麻一米。乃至七日食一麻米。身形消瘦。有若枯木。修於苦行。垂滿六年。不得解脫。故知非

道。不如昔在閻浮樹下。所思惟法。離欲寂靜。是最真正。今我若復以此羸身。而取道者。彼諸外道。當言自餓是般涅槃因。我今雖復節節有那羅延力。亦不以此而取道果。我當受食然後成道。作是念已。即從坐起。至尼連禪河。入水洗浴。洗浴既畢。身體羸瘠。不能自出。天神來下。為按樹枝。得攀出池。時彼林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來下勸言。太子今者在於林中。汝可供養。女人聞已。心大歡喜。于時地中。自然而生千葉蓮花。花上有乳糜。女人見此。生奇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頭面禮足。而以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呪願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使施家得膽得喜。安樂無病。終保年壽。智慧具足。太子即復作如是言。我為成熟一切眾生故。受此食。呪願訖已。即受食之。身體光悅。氣力充足。堪受菩提。

爾時五人。既見此事。驚而怪之。謂為退轉。各還所住。菩薩獨行。趣畢波羅樹。自發願言。坐彼樹下。我道不成。要終不起。菩薩德重。地不能勝。于時步步地為震動。出大音聲。爾時盲龍。聞地動響心大歡喜。兩目開明。曾見先佛有此瑞應。作是念已。從地踊出。禮菩薩足。時有五百青雀。飛騰虛空。右繞菩薩。雜色瑞雲。及以香風。而隨映拂。爾時盲龍。以偈讚曰。

菩薩足踐處	地皆六種震
發大深遠音	我聞眼開明
又見虛空中	青雀繞菩薩
瑞雲極鮮映	香風甚清涼
此菩薩瑞相	悉同過去佛
以是知菩薩	必定成正覺

於是菩薩。則自思惟。過去諸佛。以何為座。成無上道。即便自知以草為座。釋提桓因。化為凡人。執淨軟草。菩薩問言。汝名何等。答名吉祥。菩薩聞之。心大歡喜。我破不吉。以成吉祥。菩薩又言。汝手中草。此可得。於是吉祥。即便授草。以與菩薩。因發願言。菩薩道成。願先度我。菩薩受已。敷以為座。而於草上。結加趺坐。如過去佛所坐之法。而自誓言。不成正覺。不起此座。我亦如是發此誓時。天龍鬼神。皆悉歡喜。清涼好風。從四方來。禽獸息響。樹不鳴條。遊雲飛塵。皆悉澄淨。知是菩薩。必成道相。

爾時菩薩。在於樹下。發誓言時。天龍八部。皆悉歡喜。於虛空中。踊躍讚歎。時第六天魔王宮殿。自然動搖。於是魔王。心大懊惱。精神躁擾。聲味不御。而自念言。沙門瞿曇。今在樹下。捨於五欲。端坐思惟。不久當成正覺之道。其道若成。廣度一切。超越我境。及道未成。往壞亂之。

爾時魔子薩陀。見父憔悴。而往白言。不審父王。何故憂感。魔王答言。沙門瞿曇。今坐樹下。其道將成超越於我。今欲壞之。魔子即便前諫父言。菩薩清淨。超出

三界。神通智慧。無不明了。天龍八部。咸共稱讚。此非父王所能摧屈。不須造惡自招禍咎。魔有三女。形容儀貌。極為端正。妖冶巧媚。善能惑人。於天女中。最為第一。熏以名香。佩好瓔珞。一名染欲。二名能悅人。三名可愛樂。三女俱前白其父言。不審今者何故憂愁。父即寫心。語諸女言。世間今有沙門瞿曇。身被法鎧。執自在弓。鏃智慧箭。欲伏眾生壞我境界。我若不如。眾生信彼。皆悉歸依。我土則空。是故愁耳。及未成道。欲往摧挫壞其橋梁。於是魔王。手執強弓。又持五箭。男女眷屬。俱時往彼畢波羅樹下。見於牟尼。寂然不動。欲度生死三有之海。爾時魔王。左手執弓。右手調箭。語菩薩言。汝剎利種。死甚可畏。何不速起。宜應修汝轉輪王業。捨出家法。習於施會。得生天樂。此道第一勝先所行。汝是剎利轉輪王種。而為乞士。此非所應。今若不起。但好安坐。勿捨本誓。我試射汝。一放利箭。苦行仙人。聞我箭聲。莫不驚怖。昏迷失性。況汝瞿曇。能堪此毒。汝若速起。可得安全。魔說此語。以怖菩薩。菩薩怡然。不驚不動。魔王即便挽弓放箭。并進天女。菩薩爾時。眼不視箭。箭停空中。其鏃下向。變成蓮花時三天女。白菩薩言。仁者至德。天人所敬。應有供侍。我等今者年在盛時。天女端正。無踰我者天今遣我。以相供給。晨昏寢臥。願侍左右。菩薩答言。汝植小善。得為天身。不念無常。而作妖媚。形體雖美。而心不端。淫惑不善。死必當墮三惡道中。受鳥獸身。免之甚難汝等今者欲亂定意。非清淨心。今便可去。吾不相須。時三天女。變成老姥。頭白面皺。齒落垂涎。肉消骨立。腹大如鼓。拄杖羸步。不能自復。魔王既見如是堅固。心自思惟。我昔曾於雪山之中。射此摩醯首羅。即便恐懼。退其善心。而今不辦動於瞿曇。既非此箭。及我三女。所能移轉。令生愛恚。當復更作他餘方便。即以軟語。誘菩薩言。汝若不樂人間受樂。今者便可上昇天宮。我捨天位及五欲具。悉持與汝。菩薩答言。汝於先世。修少施因。今故得為自在天王。此福有期。要還下生沈溺三塗。出濟甚難。此為罪因。非我所須。魔語菩薩。我之果報。是汝所知。汝之果報。誰復知者。菩薩答言。我之果報。唯此地知。說此語已。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於是地神。持七寶瓶。滿中蓮花。從地踊出。而語魔言。菩薩昔以頭目髓腦。以施於人。所出之血。浸潤大地。國城妻子象馬珍寶。而用布施。不可稱計。為求無上正真之道。以是之故。汝今不應惱亂菩薩。魔聞是已。心生怖懼。身毛皆豎。時彼地神。禮菩薩足。以花供養。忽然不現[◎]。

◎爾時魔王。即自思惟。我以強弓利箭并及三女。兼以方便和言誘之。不能壞亂此瞿曇心。今當更設諸種方便。廣集軍眾。以力迫脅。作是念時。其諸軍眾。忽然來至。充滿虛空形貌各異。或執戟操劍。頭戴大樹。手執金杵。種種戰具。皆悉備足。或猪魚驢馬師子龍頭熊羆虎兕。及諸獸頭。或一身多頭。或面各一目。或眾多目。或大腹長身。或羸瘦無腹。或長脚大膝。或大脚肥腩。或長爪利牙。或頭在胸前。或兩足多身。或大面傍面。或色如灰土。或身放烟焰。或象身擔山。或被髮裸形。或復面

色半赤半白。或脣垂至地。或上褰覆。面或身著虎皮。或師子蛇皮。或蛇遍纏身。或頭上火燃。或瞋目努臂。或傍行跳擲。或空中旋轉。或馳步吼嚇。有如是等諸惡類形不可稱數。圍繞菩薩。或復有欲裂菩薩身。或四方烟起。焱焰衝天或狂音奮發。震動山谷。風火烟塵。暗無所見。四大海水。一時涌沸。護法天人。諸龍鬼等。悉忿魔眾。瞋恚增盛。毛孔血流。淨居天眾。見此惡魔惱亂菩薩。以慈悲心。而愍傷之。於是來下。側塞虛空。見魔軍眾。無量無邊。圍繞菩薩。發大惡聲。震動天地。菩薩心定。顏無異相。猶如師子處於鹿群。皆悉歎言。嗚呼奇哉。未曾有也。菩薩決定當成正覺。是諸魔眾。互相催切。各盡威力。摧破菩薩。或角目切齒。或橫飛亂擲。菩薩觀之。如童子戲。魔益愁忿。更增戰力。菩薩以慈悲力故。令抱石者。不能勝舉。其勝舉者。不能得下。飛刀舞劍。停於空中。電雷雨火。成五色華。惡龍吐毒。變成香風。諸惡類形。欲毀菩薩。不能得動。魔有姊妹。一名彌伽。二名迦利。各各以手執髑髏器。在菩薩前作諸異狀。惱亂菩薩。是諸魔眾。種種醜身。欲怖菩薩。終不能動。菩薩一毛。魔益憂愁。空中有神。名曰負多。隱身而言。我於今者見牟尼尊心意泰然。無怨恨想。是諸魔眾。起於毒心。於無怨處。而橫生忿。是癡惡魔。徒自疲勞。永無所得。今日宜應捨恚害心。汝口乃可吹須彌山。令其崩倒。火可令冷。水可令熱。地性堅強可令柔軟。汝不能壞菩薩歷劫修習善果。正思惟定。精勤方便。淨智慧光。此四功德。無能斷截。為作留難。不成正覺。如千日照必能除暗。鑽木得火。穿地得水。精勤方便。無求不得。世間眾生。沒於三毒。無有救者。菩薩慈悲。求智慧藥。為世除患。汝今云何而惱亂之。世間眾生。癡惑無智。悉著邪見。今設法眼。修習正路。欲導眾生。汝今云何惱亂導師。是則不可。譬如在於曠野之中。而欲欺誑商人導師。眾生墮大黑暗之中。茫然不知所止之處。菩薩為然大智慧燈。汝今云何欲吹令滅。眾生今者沒生死海。菩薩為修智慧寶船。汝今云何欲令沈溺。忍辱為牙。堅固為根。無上大法以為大果。汝今云何而欲攻伐。貪恚癡鎖。縛諸眾生。菩薩苦行。欲為解之。今日決定於此樹下。結加趺坐。成無上道。此地乃是過去諸佛金剛之座。餘方悉轉。斯處不動。堪受妙定。非汝所摧。汝今宜應生欣慶心。息憍慢意。修知識想。而奉事之。是時魔王。聞空中聲。又見菩薩恬然不異。魔心慙愧。捨離憍慢。即便復道。還歸天宮。群魔憂感。悉皆崩散。情意沮悴。無復威武。諸鬪戰具。縱擯林野。當於惡魔退散之時。菩薩心淨。湛然不動。天無烟霧。風不搖條。落日停光。倍更明盛。澄月映徹。眾星燦朗。幽隱暗暝。無復障礙。虛空諸天雨妙花香。作眾伎樂。供養菩薩。

爾時菩薩。以慈悲力。於二月七日夜。降伏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諦。於諸法中。禪定自在。悉知過去所造善惡。從此生彼。父母眷屬。貧富貴賤。壽夭長短。及名姓字。皆悉明了。即於眾生。起大悲心。而自念言。一切眾生。無救濟者。輪迴五道。不知出津。皆悉虛偽。無有真實。而於其中。橫生苦樂。作是思惟。至

初夜盡。

爾時菩薩。既至中夜。即得天眼。觀察世間。皆悉徹見。如明鏡中。自覩面像。見諸眾生。種類無量。死此生彼。隨行善惡。受苦樂報。見地獄中考治眾生。或洋銅灌口。或抱銅柱。或臥鐵床或以鐵鑊。而煎煮之。或於火上。而加弗炙。或為虎狼鷹犬。所食。或有避火依於樹下。樹葉墜落。皆成刀劍。割截其身。或以斧鋸解剔肢體。或擲熱沸灰河之中。或復擲於糞屎坑中。受如是等種種諸苦。以業報故。命終不死。菩薩既見如此事已。而心思惟。此等眾生。本造惡業。為世樂故。而今得果。極為大苦。若人有見如此惡報。無復更應作不善想。

爾時菩薩。復觀畜生。隨種種行。受雜醜形。或復有為骨肉筋角皮牙毛羽。而受殺者。或復為人負荷重擔。飢渴乏極。人無知者。或穿其鼻。或鈎其首。常以身肉。而供於人。還與其類。更相食噉。受於如是種種之苦。菩薩既見。生大悲心。即自思惟。斯等眾生。恒以身力。而供於人。又加楚撻飢渴之苦。皆是本修惡行果報。爾時菩薩。次觀餓鬼。見其恒居黑闇之中。未曾暫覩日月之光。還是其類。亦不相見。受形長大。腹如太山。咽喉若針。口中恒有大火熾燃。常為飢渴之所焦迫。千億萬歲。不聞食聲。設值天雨灑其上者變成火珠。或時過臨江海河池。水即化為熱銅焦炭。動身舉步聲。如人牽五百乘車。支體節節。皆悉火然。菩薩既見受如是等種種諸苦。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斯等皆為本造慳貪積財不施故。令今者受斯罪報。若人見彼受此苦痛。宜應惠施勿生恡惜。設使無財。亦應割肉以用布施。爾時菩薩。次復觀人。見從中陰始欲入胎。父母和合。以顛倒想。起於愛心。即以不淨。而為己身。既處胎已。在於生熟二藏之間。熏炙身體。如地獄苦。至滿十月。然後方生。初生之時。而為外人之所抱執。羸澁苦痛。如被刀劍。如是不久。復歸老死。更為嬰兒。輪轉五道。不能自悟。菩薩見已。起大悲心。而自思惟。眾生皆有如斯之患。云何於中。耽著五欲。攢計為樂。而不能斷顛倒根本。爾時菩薩。次觀諸天。見彼天子。其身清淨。不受塵垢。如真琉璃。有大光明。兩目不瞬。或有居在須彌山頂。或復居在須彌四鎮。或復居在虛空之中。心常歡悅。無不適事。奏天美樂以自娛樂。不識晝夜。四方諸趣。無不絕妙。視東耽著。彌歲忘轉。瞻西耽酒。經年不迴。乃至南北。皆亦如是。飲食衣服。應念即至。雖有如此適意之事。猶為欲火之所煎焦。又見彼天福盡之時。五死相現。一者頭上花萎。二者眼瞬。三者身上光滅。四者腋下汗出。五者自然離於本座。其諸眷屬。見天子身五死相現。心生戀慕。天子亦復自見己身。有五死相。又見眷屬戀慕於己。當爾之時。生大苦惱。菩薩既見彼諸天子有如是事。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此諸天子。本修少善。得受天樂。果報將盡。生大苦惱。既命終已。捨彼天身。或有墮於三惡道中。本造善行。為求樂報。而今所得。少樂多苦。譬如飢人噉雜毒食。初雖為美。終成大患。云何智者。貪樂此耶。色無色界諸天。見壽命長。便謂常樂既見變壞。生大苦惱。即起邪見。謗無因果。以此事故。輪迴三塗。備受諸苦。菩

薩以天眼力。觀察五道。起大悲心。而自思惟。三界之中。無有一樂。如是思惟至中夜盡。爾時菩薩。至第三夜。觀眾生性。以何因緣。而有老死。即知老死。以生為本。若離於生。則無老死。又復此生。不從天生。不從自生。非無緣生。從因緣生。因於欲有色有無色有業生。又觀三有業從何而生。即知三有業從四取生。又觀四取從何而生。即知四取從愛而生。又復觀愛從何而生。即便知愛從受而生。又復觀受從何而生。即便知受從觸而生。又復觀觸從何而生。即便知觸從六入生。又觀六入從何而生。即知六入從名色生。又觀名色從何而生。即知名色從識而生。又復觀識從何而生。即便知識從行而生。又復觀行從何而生。即便知行從無明生。若滅無明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逆順。觀十二因緣。第三夜分。破於無明。明相出時。得智慧光。斷於習障。成一切種智。

爾時如來。心自思惟。八正聖道。是三世諸佛之所履行。趣般涅槃路。我今已踐。智慧通達。無所罣礙。于時大地。十八相動。遊霞飛塵。皆悉澄淨。天鼓自然。而發妙聲。香風徐起。柔軟清涼。雜色瑞雲。降甘露雨。園林花果。榮不待時。又雨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金花銀花。琉璃等花。七寶蓮花。繞菩提樹。滿三十六踰闍那。是時諸天。作天伎樂散花燒香。歌唄讚歎。執天寶蓋及以幢幡。充塞虛空。供養如來。龍神八部。所設供養。亦復如是。當爾之時。一切眾生。皆悉慈愛。無瞋害想。歡喜踊躍。如見聖跡。無怖畏情。其心調柔。離憍慢意。亦無慳嫉諂誑之心。五淨居天。離熹樂根。亦皆歡悅。不能自勝。地獄苦痛。暫得休息。生大歡喜。一切畜生。相食噉者。無復惡心。餓鬼飽滿無飢渴想。世界之中。幽暝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眾生。悉得相見。各作是言。此中云何忽有眾生。大聖法王。出興於世。以大法光。破非法暗故。令一切皆悉明朗。甘蔗先王。棄國學道。得五通仙。又行十善。得生天者。皆乘神通。到菩提樹。在虛空中。歡喜合掌。而讚歎言。於我甘蔗種族之中。能斷諸漏。成一切智。為世間眼。甚為奇特。一切莫不歡喜踊躍。唯有魔王。心獨憂愁。

爾時如來。於七日中。一心思惟。觀於樹王。而自念言。我在此處。盡一切漏。所作已竟。本願成滿。我所得法。甚深難解。唯佛與佛。乃能知之。一切眾生。於五濁世。為貪欲瞋恚愚癡邪見憍慢諂曲之所覆障。薄福鈍根。無有智慧。云何能解我所得法。今我若為轉法輪者。彼必迷惑。不能信受。而生誹謗。當墮惡道。受諸苦痛。我寧默然。入般涅槃。爾時如來。以偈頌曰。

聖道甚難登	智慧果難得
我於此難中	皆悉已能辦
我所得智慧	微妙最第一
眾生諸根鈍	著樂癡所盲

順於生死流 不能反其源
如斯之等類 云何而可度

爾時如來。作此念已。大梵天王。見於如來聖果已成。默然而住。不轉法輪。心懷憂惱。即自念言。世尊昔於無量億劫。為眾生故。久在生死。捨國城妻子。頭目髓腦。備受眾苦。始於今者所願滿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默然。而不說法。眾生長夜。沈沒生死。我今當往請轉法輪。作是念已。即發天宮。猶如壯士屈伸臂頃。至如來所。頭面禮足。繞百千匝。却住一面。胡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往昔。為眾生故。久住生死。捨身頭目。以用布施。備受諸苦。廣修德本。始於今者。成無上道。云何默然。而不說法。眾生長夜。沒溺生死。墮無明暗。出期甚難。然有眾生。過去世時。親近善友。植諸德本。堪任聞法。受於聖道。唯願世尊。為斯等故。以大悲力。轉妙法輪。釋提桓因。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復如是。勸請如來。為諸眾生。轉大法輪。

爾時世尊答大梵天王及釋提桓因等言。我亦欲為一切眾生轉於法輪。但所得法。微妙甚深。難解難知。諸眾生等。不能信受。生誹謗心。墮於地獄。我今為此故。默然耳。時梵天王等。乃至三請。爾時如來。至滿七日。默然受之。梵天王等。知佛受請。頭面禮足。各還所住。

爾時世尊。受梵王等請已。又於七日。而以佛眼。觀諸眾生。上中下根。及諸煩惱。亦下中上。滿二七日。爾時世尊。又復思惟。我今當開甘露法門。誰應在先。而得聞者。阿羅邏仙人。聰慧易悟。又先發願道成度我。作是念時。空中有言。阿羅邏仙人。昨夜命終。爾時世尊。即便答彼空中聲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終。又自思惟。迦蘭仙人。利根明了。亦應先聞。空中又言。迦蘭仙人。昨夜命終。爾時世尊。即復答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終。

爾時世尊。又自思惟。彼王師大臣所遣。憍陳如等五人瞻視我者。皆悉聰明。又過去世。於我發願應先聞法。我今宜當為此五人先開法門。又自思惟。古昔諸佛轉法輪處。皆悉在於婆羅奈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又此五人。所止住處。亦在於彼。我今應往至其住處。轉大法輪。思惟是已。即從座起。詣婆羅奈國。爾時有五百商人。二人為主。一名跋陀羅斯那。二名跋陀羅梨。行過曠野。時有天神。而語之言。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最上福田。汝今宜應最前設供。時彼商人。聞天語已。即答之曰。善哉如告。又問天言。世尊今者為在何許。天又報言。世尊不久當來至此。於是如來。與無量諸天。前後導從。到多謂娑跋利村。時彼商人。既見如來威相莊嚴。又見諸天前後圍繞。倍生歡喜。即以蜜麩。而奉上佛。爾時世尊。心自思惟。過去諸佛。用鉢多羅。而以盛食。時四天王。知佛心念。各持一鉢。來至佛所。而以奉上。於是世尊。而自念言。我今若受一王鉢者。餘王必當生於恨心。即便普受四王之鉢。累置掌上。按令成一。使四際現。爾時

世尊。即便呪願。今所布施。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令施者。得色得力。得膽得喜。安快無病。終保年壽。諸善鬼神。恒隨守護。飯食布施。斷三毒根。將來當獲三堅法報。聰明智慧。篤信佛法。在在所生。正見不昧。現世之中。父母妻子。親戚眷屬。皆悉熾盛。無諸災怪不吉祥事。門族之中。若有命過墮惡道者。當令以今所施之福還生人天。不起邪見。增進功德。常得奉近。諸佛如來。得聞妙說。見諦得證。所願具足。

爾時世尊。呪願訖已。即便受食。食既畢竟。澡漱洗鉢即授商人三歸。一歸依佛。二歸依法。三歸依將來僧。授三歸竟。因與之別。而便前行威儀庠序步若鵝王。路逢外道。名優波伽。既見如來相好莊嚴。諸根寂定。歎為奇特。即說偈言。

世間諸眾生	皆為三毒縛
諸根又輕躁	馳蕩於外境
而今見仁者	諸根極寂靜
必到解脫地	決定無有疑
仁者所學師	其姓字何等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我今已超出	一切眾生表
微妙深遠法	我今已具知
三毒五欲境	永斷無餘習
如蓮花在水	不染濁水泥
自悟八正道	無師無等侶
以清淨智慧	降伏大力魔
今得成正覺	堪為天人師
身口意滿足	故號為牟尼
欲趣波羅奈	轉甘露法輪
是天人魔梵	所可不能轉

爾時優波伽。聞此偈言。心生歡喜。歎未曾有。合掌恭敬。圍繞而去。迴顧瞻矚。不見乃止。

爾時世尊即復前行。次到阿闍婆羅水側。日暮止宿。而便入定。當於爾時。七日風雨。時彼水中。有大龍王。名目真隣陀。見佛入定。即以其身圍繞七匝滿七日已。時彼龍王。化為人形。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在此。七日之中。不至乃甚。患風雨耶。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諸天及世人	所歡於五欲
比我禪定樂	不可為譬喻

時彼龍王。聞佛此偈。歡喜踊躍。頭面禮足。還歸所止。

爾時世尊。即復前行。往婆羅奈國。至憍陳如摩訶那摩跋波阿捨婆闍跋陀羅闍所止住處。時彼五人。遙見佛來。共相謂言。沙門瞿曇。棄捨苦行。而還退受飯食之樂。無復道心。今既來此。我等不須起迎之也。亦勿作禮敬。問所須為敷坐處。若欲坐者。自隨其意。作此語竟。而各默然。爾時世尊。來既至已。五人不覺。各從坐起。禮拜奉迎。互為執事。或復有為持衣鉢者。或有取水供盥漱者。或復有為凵洗脚者。各違本誓。猶故稱佛。以為瞿曇。爾時世尊。語憍陳如言。汝等共約見我不起。今者何故。違先所誓。而即驚起。為我執事。時彼五人。聞佛此語。深生慙愧。即前白言。瞿曇行道。得無疲倦。爾時世尊。語五人言。汝等云何。於無上尊。而以高情。稱喚姓耶。我心如空。於諸毀譽。無所分別。但汝憍慢。自招惡報。譬如有子。稱父母名。於世儀中。猶尚不可。況我今是一切父母。時彼五人。又聞此語。倍生慙愧。而白佛言。我等愚癡。無有慧識。不知今者已成正覺。所以者何。往見如來日食麻米苦行六年。而今還受飲食之樂。我以是故。謂不得道。爾時世尊。語憍陳如言。汝等莫以小智輕量我道成與不成。何以故。形在苦者。心則惱亂。身在樂者。情則樂著。是以苦樂。兩非道因。譬如鑽火。澆之以水。則必無有破暗之照。鑽智慧火。亦復如是。有苦樂水。慧光不生。以不生故。不能滅於生死黑障。今者若能棄捨苦樂。行於中道。心則寂定。堪能修彼八正聖道。離於生老病死之患。我已隨順中道之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彼五人。既聞如來如此之言。心大歡喜。踊躍無量。瞻仰尊顏。目不暫捨。

爾時世尊。觀五人根堪任受道。而語之言。憍陳如汝等當知五盛陰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所求不得苦。失榮樂苦。憍陳如。有形無形。無足一足。二足四足多足。一切眾生。無不悉有如此苦者。譬如以灰覆於火上。若遇乾草。還復燒燃。如是諸苦。由我為本。若有眾生。起微我想。還復更受如此之苦。貪欲瞋恚。及以愚癡。皆悉緣我根本而生。又此三毒。是諸苦因。猶如種子能生於芽。眾生以是輪迴三有。若滅我想及貪瞋癡。諸苦亦皆從此而斷。莫不悉由彼八正道。如人以水澆於盛火。一切眾生不知諸苦之根本者。皆悉輪迴。在於生死。憍陳如。苦應知。習當斷。滅應證。道當修。憍陳如。我以知苦。以斷習。以證滅。以修道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汝今應當知苦斷習證滅修道。若人不知四聖諦者。當知是人不得解脫四聖諦者。是真是實。苦實是苦。習實是習。滅實是滅。道實是道。憍陳如。汝等解未。憍陳如言。解已世尊。知已世尊。以於四諦得解知故。故名阿若憍陳如。當佛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時。阿若憍陳如。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虛空中。八萬那由他諸天。亦離塵垢。得法眼淨。爾時地神。見於如來。在其境界。而轉法輪。心大歡喜。高聲唱言。如來於此。轉妙法輪。虛空天神。既聞此言。又生踊躍。展轉唱聲。乃至阿迦膩吒天。諸天聞已。欣悅無量。高聲唱言。如來今日

於婆羅奈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轉大法輪。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所不能轉。爾時大地。十八相動。天龍八部。於虛空中。作眾伎樂天鼓自鳴。燒眾名香。散諸妙花。寶幢幡蓋。歌唄讚歎。世界之中。自然大明。阿若憍陳如。於弟子中。以始悟故。為第一弟子。時彼摩訶那摩等四人。聞佛轉法輪已。阿若憍陳如。獨悟道跡。心自念言。世尊若更為我說法。我等亦當復悟道跡。作此念已。瞻仰尊顏。目不暫捨。

爾時世尊。知四人念。即便重為廣說四諦。于時四人。於諸法中。亦離塵垢。得法眼淨。時彼五人。見道跡已。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五人。已見道跡。已證道跡。我等今者欲於佛法出家修道。唯願世尊。慈愍聽許。於時世尊。喚彼五人。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問彼五人。汝等比丘。知色受想行識為是常為無常耶。為是苦為非苦耶。為是空為非空耶。為有我為無我耶。時五比丘。聞佛說是五陰法已。漏盡意解。成阿羅漢果。即便答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於是世間。始有六阿羅漢。佛阿羅漢。是為佛寶。四諦法輪。是為法寶。五阿羅漢。是為僧寶。如是世間三寶具足。為諸天人。第一福田。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三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有長者子。名曰耶舍。聰明利根。極大巨富。閻浮提中。最為第一。服天冠瓔珞。著無價寶屐。其於中夜。與諸妓女。相娛樂已。各還寢息。忽從眠覺。見諸妓女。或有伏臥。或有仰眠。頭髮蓬亂。涎唾流出。樂器服玩。顛倒縱橫。既見是已。生厭離心。而自念言。我今在此災怪之內。於不淨中。妄生淨想。作是念時。以天力故。空中光明。門自然開。尋光而去。趣鹿野苑。路由恒河。高聲唱言。苦哉怪哉。佛言耶舍。汝便可來。我此今有離苦之法。耶舍聞已。所著寶屐。價直閻浮提。即便脫之。渡於恒河。往詣佛所。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顏容挺特。威德具足。心大歡喜。踊躍無量。五體投地。頂禮佛足。唯願世尊。救濟於我。佛言。善哉善男子。諦聽善思念之。如來即便隨順其根。而為說法。耶舍。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是時耶舍。聞說此語。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是如來。重說四諦。漏盡意解。心得自在。成阿羅漢果。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爾時如來。猶見耶舍。著嚴身具。即說偈言。

雖復處居家	服寶嚴身具
善攝諸情根	厭離於五欲
若能如此者	是為真出家
雖身在曠野	服食於麤澁
意猶貪五欲	是為非出家
一切造善惡	皆從心想生
是故真出家	皆以心為本

爾時耶舍。既聞如來說此偈已。心自念言。世尊所以說此偈者。正當以我猶著七寶。我今宜當脫如此服。即便禮佛。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耶舍父。既至天曉。求覓耶舍。不知所在。心大懊惱。悲號涕泣。緣路推尋。到恒河側。見其子屐。心自思惟。我子正當從此道去。即尋其跡。至於佛所。爾時世尊。知其為子故來至此。若使即得見耶舍者。必生大苦。或能命終。便以神力。隱耶舍身。其父即便前到佛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於是如來。即隨其根。而為說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時耶舍父。聞說此言。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而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爾時如來。既已知其見於道跡。恩愛漸薄。而問之言。汝何因緣。而來至此。其即答言。我有一子。名曰耶舍。昨夜之中。忽失所在。今旦推求。見其寶屐在恒河側。追尋足跡。故來至此。爾時世尊。攝其神力。其父即便得見耶舍。心大歡喜。語耶舍言。善哉善哉。汝為此事真實快也。既能自度。又能度他。

汝今在此故。令我來得見道跡。即於佛前。受三自歸。於是闍浮提中。唯此長者。為優婆塞。最初獲得供養三寶。

爾時又有耶舍朋類五十長者子。聞佛出世。又聞耶舍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各自念言。世間今者有無上尊。長者子耶舍。聰慧辯了。才藝兼人。乃能捨其豪族。棄五欲樂。毀形守志。而為沙門。我等今者復何顧戀不出家耶。作是念已。共詣佛所。未至之間。遙見如來。相好殊特。光明赫奕。心大歡喜。舉體清涼。敬情轉至。即前佛所。合掌圍繞。頭面禮足。諸長者子。宿殖德本。聰達易悟。如來即便隨其所應。而為說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說此語已。時諸長者子。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又為廣說四諦。時五十比丘。漏盡意解。得阿羅漢果。爾時始有五十六阿羅漢。是時如來。告諸比丘。汝等所作已辦堪為世間作上福田。宜各遊方教化。以慈悲心。度諸眾生。諸今亦當獨往摩竭提國。王舍城中。度諸人民。諸比丘言。善哉世尊。爾時比丘。頭面禮足各持衣鉢。辭別而去。

爾時世尊。即便思惟。我今應度何等眾生。而能廣利一切人天。唯有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在摩竭提國。學於仙道。國王臣民。皆悉歸信。又其聰明。利根易悟。然其我慢。亦難摧伏。我今當往而度脫之。思惟是已。即發波羅奈趣摩竭提國。日將昏暮。往優樓頻螺迦葉住處。于時迦葉。忽見如來相好莊嚴。心大歡喜。而作是言。年少沙門。從何所來。佛即答言。我從波羅奈國。當詣摩竭提國。日既晚暮。欲寄一宿。迦葉又言。寄宿止者。甚不相違。但諸房舍。悉弟子住。唯有石室。極為潔淨。我事火具。皆在其中。此寂靜處。可得相容。然有惡龍。居在其內。恐相害耳。佛又答言。雖有惡龍。但以見借。迦葉又言。其性兇暴。必當相害。非是有惜。佛又答言。但以見借。必無辱也。迦葉又言。若能住者。便住隨意。佛言善哉。即於其夕。而入石室。結加趺坐。而入三昧。爾時惡龍。毒心轉盛。舉體烟出。世尊即入火光三昧。龍見是已。火焰衝天。焚燒石室。迦葉弟子。先見此火。而還白師。彼年少沙門。聰明端嚴。今為龍火之所燒害。迦葉驚起。見彼龍火。心懷悲傷。即勅弟子。以水澆之。水不能滅。火更熾盛。石室融盡。爾時世尊。身心不動。容顏怡然。降彼惡龍。使無復毒。授三歸依。置於鉢中。至天明已。迦葉師徒。俱往佛所。年少沙門。龍火猛烈。將無為此之所傷耶。沙門借室。我昨所以不相與者。正為此耳。佛言。我內清淨。終不為彼外災所害。彼毒龍者。今在鉢中。即便舉鉢。以示迦葉。迦葉師徒。見於沙門。處火不燒。降伏惡龍。置於鉢中。歎未曾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雖復神通。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世尊。語迦葉言。我今方欲停止此處。迦葉答言。善哉隨意。是時如來。於第二夜。坐一樹下。時四天王。夜來佛所。而共聽法。各放光明。照踰日月。迦葉夜起。遙見天光在如來側。語弟子言。年少沙門。亦事於火。至明

日曉。往詣佛所。問言沙門。汝事火耶。佛言不也。有四天王。夜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有大神德。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三夜。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放大光明。如日初昇。迦葉弟子。遙見天光在如來側。而白師言。年少沙門。定事火也。至於明旦。往詣佛所。問沙門言。汝定事火。佛言不也。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是其光耳。于時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神德雖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四夜。大梵天王。來下聽法。放大光明。如日正中。迦葉夜起。見有光明在如來側。沙門必定事於火也。明日問佛汝定事火。佛言不也。大梵天王。夜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五百弟子。各事三火。於晨朝時。俱欲然火。火不肯燃。皆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來詣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各事三火。且欲燃之。而火不燃。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當自然。迦葉便還。見火已燃。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諸弟子眾。供養火畢。而欲滅之。不能令滅。即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朝欲滅火。而火不滅。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自事三火。晨朝欲燃。火不肯然。即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為。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燃火。而不肯燃。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燃。迦葉便歸。見火已燃。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於時迦葉。供養火畢。而欲滅之。不能令滅。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為。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燃火。今欲滅之。而不肯滅。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諸弟子眾。晨朝破薪。斧不肯舉。即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朝欲破薪。斧不肯舉。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當舉。迦葉便歸。見諸弟子。斧皆得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弟子。即得舉斧。復不肯下。還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往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且欲破薪。斧既得舉。復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當令斧下。迦葉既歸。見諸弟子。斧皆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於晨朝時。自欲破薪。斧不得舉。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詣佛所。而白佛言。我且破薪。斧不肯舉。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當舉。迦葉既還。斧即得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斧既舉已。又不肯下。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詣佛所。而白佛言。我斧已舉。復不

肯下。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當下。迦葉即歸。斧即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即白佛言。年少沙門。可止於此共修梵行。房舍衣食。我當相給。于時世尊。默然許之。迦葉知佛許已。還其所住。即勅日日辦好飲食。并施床座。至明食時。自行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閻浮洲。取閻浮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閻浮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南行。數萬踰闍那。彼有一洲。其上有樹。名曰閻浮。緣有此樹故。言閻浮提。我此鉢中。是彼果也。於一念頃。取此果來。極為香美。汝可噉之。於是迦葉。心自思惟。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神通變化。殊自迅疾。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住。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弗婆提。取菴摩羅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菴摩羅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東行。數萬踰闍那。到弗婆提。取此果來。名菴摩羅。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以得往還。覩其神力。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瞿陀尼。取呵梨勒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

。佛以鉢中呵梨勒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西行。數萬踰闍那。到瞿陀尼。取此果來。名呵梨勒。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觀其神通。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鬱單越。取自然粳米飯。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粳米飯。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飯不。迦葉答言。不識此飯。佛言。從此北行。數萬踰闍那。到鬱單越。取此自然粳米飯來。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雖復神通難可測量。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却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善哉。即共俱行。既到其舍。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爾時世尊。呪願已畢。即便取食。獨還樹下。食竟心念須水。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臂頃。從天來下。到於佛前。頭面禮足。即便以手指地成池。其水清淨。具八功德。如來即便得而用之。澡漱既畢。為釋提桓因。說種種法。釋提桓因

。既聞法已。歡喜踊躍。忽然不現。還歸天宮。是時迦葉。於中食後。林間經行。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今日受食。還歸樹下。我當往彼而看視之。即詣佛所。忽見樹側有一大池。泉水澄淨。具八功德怪而問佛。此中云何忽有此池。佛即答言。且受汝供。還歸此處。食訖須水。澡漱洗鉢。釋提桓因。知我此意。從天上來。以手指地。而成此池。爾時迦葉。既見池水。復聞佛言。心自思惟。年少沙門。有大威德。乃能如此感致天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別於他日。林間經行。見糞穢中有諸弊帛。即便拾取。欲浣濯之。心念須石。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臂頃。往香山上。取四方石。安置樹間。即白佛言。可就石上浣濯衣也。佛復心念。今應須水。釋提桓因。又往香山。取大石槽。盛清淨水。置方石所。釋提桓因。所為事畢。忽然不現。還歸天宮。

爾時世尊。浣濯已竟。還坐樹下。是時迦葉。來至佛所。忽見樹間。有四方石。及大石槽。即自思惟。此中云何有此二物。心懷驚怪。而往問佛。年少沙門。汝此樹間。有四方石。及大石槽。從何而來。於是世尊。即答之言。我向經行。見地弊帛取欲浣之。心念須此。釋提桓因。知我此意。即往香山。而取之來。迦葉聞已。歎未曾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此大威神力能感諸天。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世尊。又於他日。入指地池。而自洗浴。洗浴訖已。心念欲出。無所攀持。池上有樹。名迦羅迦。枝葉蔚映。臨於池上。樹神即便按此樹枝。令佛攀出。還坐樹下。于時迦葉。來至佛所。忽然見樹曲枝垂蔭。怪而問佛。此樹何故曲枝垂蔭。佛即答言。我於向者。入池洗浴。出無所攀。樹神致感。為我曲之。於是迦葉。見樹曲枝。又聞佛言。歎未曾有。而自心念。年少沙門。乃有如此大威德力。能感樹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心自念言。明日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當來就我作七日會。年少沙門。若來在此。國王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見其相好及以神通威德力者。必當捨我而奉事之。願此沙門。於七日中。不來我所。佛知其意。即便往詣北鬱單越。七日七夜。停彼不現。過七日已。集會畢訖。國王辭去。迦葉心念。年少沙門。近於七日。不來我所。善哉快哉。我今既有集會餘饌。欲以供之。其若來者。善得時宜。於是世尊。即知其意。從鬱單越。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其前。于時迦葉。忽見如來。心大驚喜。即問佛言。汝近七日。遊行何處。而不相見。佛即答言。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於七日中。就汝集會。汝近心念。不欲見我。是故我往北鬱單越。以避汝耳。汝今心念欲令我來。所以今者。故來詣汝。迦葉聞佛說此言已。心驚毛豎。而作此念。年少沙門。乃知我意。甚為奇特。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又於他日。心自思惟。優樓頻螺迦葉。根緣漸熟。今者正是調伏其時。思惟是已。即趣尼連禪河。既到河側。是時魔王。來詣佛所。而白佛言。世尊今者

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涅槃。何以故。所應度者。皆悉解脫。今者正是般涅槃時。如是三請。世尊爾時。答魔王言。我今未是般涅槃時。所以者何。我四部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未具足故。所應度者。皆未究竟。諸外道眾。悉未降伏。爾時如來。亦復三答。魔王聞已。心懷愁惱。即還天宮。世尊即便入尼連禪河。以神通力。令水兩開。佛所行處。步步塵起。使兩面水皆悉涌起。迦葉遙見。謂佛沒溺。即與弟子。乘船而來。既至河側。見佛行處。皆悉塵起。歎其希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此神通之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是時迦葉。即問佛言。年少沙門。欲上船不。佛言甚善。于時世尊。即以神力。貫船底入。結加趺坐。迦葉見佛從船底入。而無穿漏。歎其希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乃有如是自在神力。然故不如我得真阿羅漢也。佛即語言。迦葉汝非阿羅漢。亦復非是阿羅漢向。汝今何故起大我慢。迦葉聞說如此語時。必懷愧懼身毛皆豎。而自念言。年少沙門。善知我心。即白佛言。如是沙門。如是大仙。善知我心。唯願大仙。攝受於我。佛即答言。汝既年耆。百二十歲。又復多有弟子眷屬。又為國王臣民所敬。若欲決定入我法者。先與弟子。熟共論詳。迦葉答言。善哉善哉。如大仙勅。然我內心。非不決定。為當還與弟子論耳。作此語已。即還本處。集諸弟子。而語之言。年少沙門。住此以來。見其種種神通變化。極為奇特。智慧深遠。性又安庠。我今便欲歸依其法。汝等云何。弟子答言。我等所知。皆尊者恩。年少沙門。既為尊者之所歸信。豈當有虛。我等亦見有諸奇異。尊者若欲必受其法。我等亦願隨從歸依。于時迦葉。聞諸弟子作是言已。即便相與俱詣佛所。而白佛言。我及弟子今定歸依。唯願大仙。時攝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即隨所應。廣說四諦。于時迦葉。聞說法已。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乃至漸漸成阿羅漢。

爾時迦葉。五百弟子。既見其師已為沙門。心生願樂。亦欲出家。即白佛言。我等大師。已為大仙之所攝受。今成沙門。我等亦樂隨大師學。唯願大仙。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於是世尊。即為轉於四諦法輪。時五百弟子。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成須陀洹果。漸漸修行。乃至亦得阿羅漢果。爾時迦葉。及五百弟子。以其事火種種之具。悉皆捐棄尼連禪河。師徒相與。隨佛而去。爾時迦葉二弟。一名那提迦葉。二名伽耶迦葉。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在尼連禪河側。居兄下流。忽見其兄并及弟子。所事火具。悉逐流來。心大驚愕。而自念言。我兄今者有何不祥。事火之具。今隨水流。將非惡人之所害耶。是時二弟。奔競相就。而共議言。我兄今者若復不為惡人所害。諸物何緣。從水而來。苦哉怪哉。我等宜速共至兄所。即便相與。泝流而上。至兄住處。空寂無人。心大悲絕不知其兄及諸弟子之所在。四向推尋。遇見舊人。而問之言。我仙聖兄。及諸弟子不知所在。汝見之不。舊人答言。汝仙聖兄。與諸弟子。棄事火具。皆悉往於瞿曇之所。出家學道是時二弟。聞此語已。心大懊惱。怪未曾有又自念言。云何棄於阿羅漢道。而復更求他餘法耶

。即便馳往至其兄所。到已見兄并及眷屬。剷除鬚髮身披袈裟。即便跪拜。而問兄言。兄本既是大阿羅漢聰明智慧。無與等者。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故於今自捨此道。還從人學。此非小事。爾時迦葉。答其弟言。我見世尊。成就大慈大悲。有三事奇特。一者神通變化。二者慧心清徹。決定成就一切種智。三者善知人根。隨順攝受。以此事故。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我今雖復國王臣民。所見宗敬。世論機辯。無能折者。然非永絕生死之法。唯有如來所可演說。能盡生死。即值如是大聖之尊。而不自勵。師彼高勝。則是無心。亦為無眼。二弟白言。若如兄語。決定是成一切種智。我所知得皆是兄力。兄今既已從佛出家。我等亦願隨順兄學。即各語其諸弟子言。我今欲同大兄。於佛法中。出家學道。汝意云何。時諸弟子。即答師言我等所以得有知見。皆大師恩。大師若欲於佛法中而出家者。亦願隨從。於是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各與二百五十弟子。至於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悲濟度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又白佛言。我諸弟子。今皆欲於佛法出家。唯願世尊。垂愍聽許。佛即答言。善哉善哉。爾時世尊。便呼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即為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及諸弟子。現大神變。又應其心。而為說法。語言。比丘。當知。世間皆為貪欲瞋恚愚癡猛火之所燒炙。汝等往昔奉事三火既能絕棄。除此外惑。今三毒火。尚猶在身。宜速滅之。時諸比丘。聞佛此語。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世尊又為廣說四諦。皆悉得於阿羅漢果。

爾時世尊。心自念言。頻毘娑羅王。往昔於我。有約誓言。道若成者。願先見度。今日時至。宜應往彼滿其本願。作此念已。即與迦葉兄弟及千比丘眷屬圍遶。往王舍城。詣頻毘娑羅王所。爾時頻毘娑羅王。昔以聚落。給優樓頻螺迦葉者。既見迦葉及其弟子。悉為沙門。即還啟王。說如此事。王與諸臣。既聞此語。心大驚怪。默然無聲。時外人民。聞此語已。各相謂言。優樓頻螺迦葉。智慧深遠。無與等者。年又耆老。已得阿羅漢。云何反為瞿曇弟子。終無此理。乃可說言。沙門瞿曇為弟子耳。爾時世尊。漸近王舍城。住於杖林。時優樓頻螺迦葉。即便遣其常所使人。白頻毘娑羅王言。我今於佛法中。出家修道。今隨從佛。來至杖林。大王宜先禮拜供養。王聞來信說此言已。方決定知優樓頻螺迦葉。為佛弟子。即勅嚴駕。與諸大臣。婆羅門。及人民眾。往詣佛所。至杖林外。王即下輿。除却儀飾。步至佛前。爾時空中有天。而語王言。如來今者在此林中。是諸天人最上福田。大王宜應恭敬供養。又應宣示國中人民。皆悉令其供養如來。時王既聞彼天語已。心大歡喜。倍增踊躍。便進林中。遙見如來。相好莊嚴。又見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并其弟子。前後圍繞。如盛滿月處眾星中。步步踊悅。不能自勝。既至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我是月種摩竭提王。名頻毘娑羅。世尊知不。佛即答言。善哉大王。於是頻毘娑羅王。却坐一面。時婆羅門。及以大臣。諸人民眾。皆悉就座。爾時世尊。既見來眾皆安坐已。即以梵

音。慰問頻毘娑羅王言。大王四大常安隱不。統理民務。無乃勞耶。王即答言。蒙世尊恩。幸得安隱。爾時頻毘娑羅王。及餘大學婆羅門長者居士。大臣人民。既見迦葉。為佛弟子。自相謂言。嗚呼如來。有大神力。智慧深遠。不可思議。乃能伏於如此之人。以為弟子。爾時復有諸餘人眾。心自念言。優樓頻螺迦葉。有大智慧。普為世人之所歸信。云何當為沙門瞿曇。而作弟子。心懷狐疑。爾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迦葉。汝今宜應現諸神變。于時迦葉。即昇虛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現大身。滿虛空中。或復現小。或分一身。為無量身。或現入地。還復踊出。於虛空中。行住坐臥。舉眾見已。歎未曾有。悉皆稱言。第一大仙。爾時迦葉。現此變已。即從空下。到於佛前。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實是天人之師。我今實是尊之弟子。如是三說。佛即答言。如是如是。迦葉汝於我法見何等利。棄捨火具。而出家耶。於是迦葉。以偈答言。

我於昔日中	所事火功德
得生天人中	受於五欲樂
恒如是輪轉	沒於生死海
我見此過患	所以棄捨之
又復事火福	得生天人中
增長貪恚癡	是故我遠離
又復事火福	為求將來生
既已有生故	必有老病死
已見如此事	是故棄火法
施會修苦行	及以事火福
雖得生梵天	此非究竟處
以是因緣故	所以棄事火
我見如來法	離生老病死
究竟解脫處	是故今出家
如來真解脫	為諸天人師
以是因緣故	歸依大聖尊
如來大慈悲	現種種方便
及諸神通力	而以引導我
云何而復應	奉事於火法

爾時頻毘娑羅王。及諸大眾。聞優樓頻螺迦葉說此偈言。心大歡喜。於如來所。深生敬信。決定得知如來必成於一切種智。審知迦葉是佛弟子。爾時諸天。於虛空中。雨眾天花。作妙伎樂。異口同音唱言。善哉優樓頻螺迦葉。快說此偈。爾時世尊。知諸大眾心意決定無復狐疑。又觀其根皆已成熟即為說法。大王當知。此五陰身以識

為本。因於識故。而生意根。以意根故。而生於色。而此色法。生滅不住。大王若能如是觀者。則能於身。善知無常。如此觀身。不取身相。則能離我及於我所。若能觀色。離我我所。即知色生便是苦生。若知色滅便是苦滅。若人能作如此觀者。是名為解。若人不能作斯觀者。是名為縛。法本無我及以我所。以倒想故。橫計有我及以我所。無有實法。若能斷此倒惑想者。則是解脫。爾時頻毘娑羅王。心自思惟。若謂眾生言有我者。而名為縛。一切眾生。皆悉無我。既無有我。誰受果報。爾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之言。一切眾生。所為善惡。及受果報。皆非我造。亦非我受。而今現有造作善惡受果報者。大王諦聽。當為王說。大王但以情塵識合。於境生染。累想滋繁。以是緣故。馳流生死。備受苦報。若於境無染。息其累想。則得解脫。以情塵識三事因緣。共起善惡。及受果報。更無別我。譬如鑽火。因手轉燧。得有火生然彼火性。不從手生及以燧出。亦復不離手及燧鑽。彼情塵識。亦復如是。時頻毘娑羅王。又自思惟。若以情塵識和合故。而有善惡受果報者。便為常合。不應離絕。若不常合。是則為斷。爾時世尊。知王心念。即便答言。此情塵識。不常不斷。何以故合故不斷。離故不常。譬如緣於地水因彼種子。而生芽葉。種子既謝。不得名常。生芽葉故。不得名斷。離於斷常故名中道。三事因緣。亦復如是。爾時頻毘娑羅王。聞此法已。心開意解。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萬那由他婆羅門大臣人民。亦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九十六萬那由他諸天。又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頻毘娑羅王。即從坐起。頂禮佛足。合掌白佛。快哉世尊。能捨轉輪聖王之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我昔愚癡。欲留世尊臨治小國。今覩慈顏。又聞正法。方懷慙愧。追悔昔過。唯願世尊。以大慈悲。受我懺悔。我於昔日。白世尊言。若得道時。願先度我。今日始蒙宿願成遂。荷世尊恩。得履道跡。我從今日。供養世尊及比丘僧。當令四事不使有乏。唯願世尊。住於竹園。令摩竭提國。長夜獲安。佛即答言。善哉大王。乃能捨於三不堅法。求三堅報。當令王願得滿足也。時頻毘娑羅王。知佛受請住竹園已。頂禮佛足。辭退而去。王還城已。即勅諸臣。令於竹園。起諸堂舍。種種莊飾。極令嚴麗。懸繒幡蓋。散花燒香。悉皆辦已。即便嚴駕。往至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竹園僧伽藍。修理已畢。唯願世尊。與比丘僧。哀愍我故。往往彼也。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及無量諸天。前後圍繞。入王舍城。當於如來蹈門闥時。城中樂器。不鼓自鳴。門狹更廣。門下更高。一切丘墟。皆悉平坦。臭穢塵垢。自然香淨。聾者得聽。瘖者能言。盲者得視狂者得正。拘癘疾病。普皆除愈。枯木發花。腐草榮秀。涸池增瀾。香風清靡。鳳雀孔翠。鳧鴈鴛鴦。異類眾鳥。繽粉翔集。出和雅音。有如是等。種種祥瑞。既入城已。與頻毘娑羅王。俱往竹園。爾時諸天。滿虛空中。時王即便手執寶瓶。盛以香水。於如來前。而作是言。我今以此竹園奉上如來及比丘僧。唯願哀愍為我納受。作此言已即便捨水。爾時世尊。默然受之。說偈呪願。

若人能布施 斷除於慳貪
若人能忍辱 永離於瞋恚
若人能造善 則遠於愚癡
能具此三行 速至般涅槃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爾時婆羅門大臣。及餘人民。見王奉施如來僧伽藍。皆悉踊躍。生隨喜心。爾時頻毘娑羅王。施僧伽藍已。心大歡喜。頭面禮足。退還所住。閻浮提中。諸王見佛。頻毘娑羅王。最為其首。諸僧伽藍。竹園僧伽藍。最為其始。爾時世尊與諸比丘。住竹園僧伽藍。于時王舍城中。有二婆羅門。聰明利根。有大智慧。於諸書論。無不通達。辯才論議。莫能摧伏。一姓拘栗。名優波室沙。母名舍利故。舉世喚為舍利弗。二姓目犍連。名目犍羅夜那。各有一百弟子。普為國人之所宗仰。二人互共以為親友。極相愛重。咸共誓言。若先得聞諸妙法者。要相開悟無得恡惜。

爾時阿捨婆耆比丘。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攝諸根。威儀庠序。路人見者。皆生恭敬。時舍利弗。忽於路次。逢見阿捨婆耆。善攝諸根。威儀庠序。彼舍利弗。善根既熟。見阿捨婆耆。心大歡喜。踊躍遍身。停步瞻視。不能暫捨。即便問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諸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答。汝今大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即便安庠。而答之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妙法。然以所知。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則得真實道

時舍利弗。聞阿捨婆耆說此偈已。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道跡已。心大踊躍。身諸情根。皆悉悅預。而自念言。一切眾生。悉著於我。所以輪迴。在於生死。若除我想。即於我所。亦皆得離。譬如日光。能破於闇。無我之想。亦復如是。悉能破於我見闇障。我從昔來。所可修學。皆為邪見。唯今所得。是正真道。作此念已。禮阿捨婆耆足。還歸所止。時阿捨婆耆。至前乞食。訖還竹園。時舍利弗。還至住處。時目犍羅夜那。善根已熟。見舍利弗。諸根寂定。威儀庠序。顏容怡悅。異於常日即便問言。我今觀汝諸根顏貌。與常有異。必當已得甘露妙法。我昔與汝共結誓言。若聞妙法。要相啟悟。汝有所得。願為我說。時舍利弗。即便答言。我今實已得甘露法。目犍羅夜那聞已。歡喜無量。歎言善哉。時為我說。舍利弗言。我今出行逢一比丘。執持衣鉢。入村乞食。諸根寂靜。威儀庠序。我既見已。深生恭敬。既到其所。而問之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諸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答

。汝今大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即便安庠。而見答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妙法。然以所知。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即得真實道

爾時目犍羅夜那。聞舍利弗說此語已。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舍利弗。與目犍羅夜那。各於佛法。得甘露已。共相謂言。我等已於佛法。各得利益。今者宜應共往佛所。求索出家。作此語已。各喚弟子。而語之言。我等今者已於佛法。得甘露味。唯有此法。是出世道。我今欲往求佛出家。汝等云何。諸弟子等。答其師言。我等今者有所知見。皆大師力。師若出家。我悉隨從。於是二人。即將二百弟子。往詣竹園。既入門已。遙見如來。相好莊嚴。諸比丘眾。前後圍繞。心大歡喜。踊躍遍身。爾時世尊。見舍利弗。及目犍羅夜那。與諸弟子。相隨來已。告諸比丘。汝等當知。今此二人。將諸弟子。來至我所。欲求出家。一名舍利弗。一名目犍羅夜那。當於我法中。為上弟子。舍利弗者。於智慧中。最為第一。目犍羅夜那者。於神通中。復為無上。至佛所已。頭面禮足。而白佛言。我於佛法。已得道跡。樂欲出家。願時聽許。爾時世尊。即便喚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彼二百弟子。既見其師成沙門已。俱白佛言。我等亦欲隨師出家。唯願世尊。垂愍聽許。於是世尊。即復喚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為舍利弗及目犍羅夜那。廣說四諦。二人即得阿羅漢果。又復為彼二百弟子。廣說四諦。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乃至亦成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即與一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大阿羅漢。於摩竭提國。廣利眾生。諸比丘中。多有人。名目乾羅夜那世尊故。名此目犍羅夜那。為大目犍羅夜那。爾時偷羅厥叉國。有一婆羅門。名曰迦葉。有三十二相。聰明智慧。誦四毘陀經。一切書論。無不通達。極大巨富。善能布施。其婦端正。舉國無雙。二人自然無有欲想。乃至亦不同宿一室。久於往昔。種善根故。不樂在家受五欲樂。日夜思惟。厭離世間。精勤求訪出家之法。如是推尋不能得。已即捨家事。入於山林。心念口言。諸佛如來。出家修道。我今亦當隨佛出家。即便脫去金縷織成珍寶之衣。價直百千兩金。而著壞色納衣。自刈鬚髮。爾時諸天。於虛空中。既見迦葉自出家已。而語之言。善男子。甘蔗種族。白淨王子。其名薩婆悉達。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舉世號為釋迦牟尼佛。今者與千二百五十阿羅漢。在王舍城竹園中住。

爾時迦葉。聞天語已。歡喜踊躍。身毛皆豎。即便往趣竹園僧伽藍。爾時世尊。知其當來。而自思惟。觀其善根。宜往度之。作此念已。即行逆之到子兜婆。而逢迦葉。時彼迦葉。既見相好威儀特尊。即便合掌。而作此言。世尊實是一切種智。實是慈悲。濟眾生者。實是一切所歸依處。即便五體投地。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今

者是我大師。我是弟子。如是三說。佛即答言。如是迦葉。我是汝師。汝是我弟子。佛又語言。迦葉當知。若人實非一切種智。而欲受汝為弟子者。頭則破裂。以為七分。又復告言。善哉迦葉。快哉迦葉。當知五受陰身是大苦聚。于時迦葉。聞此言已。即便見諦。乃至得於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即與迦葉。俱還竹園。以此迦葉。有大威德。智慧聰明。是故名之。為大迦葉。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普光如來。出興世時。善慧仙人。豈異人乎。即我身是。緣路所遇五百外道。所共論議。及隨喜者。今此會中優樓頻螺迦葉兄弟。及其眷屬千比丘是。時賣花女者。今耶輸陀羅是。善慧仙人。髮布地時。傍有二人。掃佛前地。及二百人。隨喜助者。今此會中。舍利弗大目犍羅夜那。并二百弟子比丘是。虛空諸天。見善慧仙人。以髮布地。悉皆隨喜。而讚歎者。我初得道鹿野苑中。始轉法輪。八萬天子。及頻毘婆羅王。所將眷屬。八萬那由他人。及九十六萬那由他天是。汝等當知。過去種因。經無量劫。終不磨滅。我於往昔。精勤修習一切善業。及發大願。心不退轉故。於今者而得成就一切種智。汝等宜應勤修道行。無得懈怠。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頂戴。作禮而退。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